



六十五

泰昌元年 至天啓三年

國權

鹽官談逸孺木著

光宗契天崇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御諱常

萬曆壬午八月十一日未時生母恭妃王氏

丁酉告大行皇帝喪於奉先殿報訃宗室皇太子令兵

部戒嚴護衛傳遺旨發內帑百萬金勞九邊吏卒

罷天下礦稅其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立乘雲等俱徵回

兵部尚書黃嘉善上言祈輸本年七月已徵為限毋更以虧

額擾民從之

淮安南樓城雷火

諭閣臣以遺旨皇貴妃鄭氏進封皇后禮部右侍郎孫如游
上言臣詳考累朝典禮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
經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歷朝以來豈其無抱祠之愛而
終引去席之嫌此禮之所不載也先帝念皇貴妃之勞苦
當不在無名之位號而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分
之尊崇夫善繼善述須酌於義若義不可行則遵命非孝遵
禮為孝臣若不顧義禮曲徇意旨則又欺罔不忠臣不敢以
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也

免命婦哭臨并祭

命各藩遣官進香仍十日類進赴思善門如禮

巡按直隸御史易應昌言上今日事勢最亟者六顧募之不

必應而復逃調之不必至而復逃今天下之兵未可也特

且甚急莫如餉天下無一歲不早澇亦無一地不早澇淮南

之三十萬不苦於糧而苦於舡剝之六十萬苦於舡而并苦

於糧數千百之生靈試於風濤礁磧間國固有靈人誰無怨

今天下之食未足恃也皇上所以有其民者有其心也乃

兵之逃者諫者饑民曠賦之不請者無日不見告矣猶曰有

所激之也白蓮無為之教蟻聚蜂屯綠林亡命之雄鷓鴣蹲虎
視未敢深言不勝深慮天下之民心不可恃也今天下無一
可恃然則如之何惟任仁賢則政事自理然功非運掌急宜
民力之寬天不雨金孰應東方之困臣請以連餉一年求
皇仁之自捐此外仁賢共理民之見德必供臣奉命僨運見
天下情勢如此仰懇 皇上留神省覽時方升遐寢不報
夜丑刻白氣如匹練亘三大餘自牛女歷軫翼而散
伐我頒 大行皇帝遺詔於午門
以黃克纘為刑部尚書張問連為左都御史

湖廣道御史房壯震江西道御史唐世濟並為大理寺丞
李瑾為太常寺少卿黃運泰為光祿寺少卿毛一公為尚寶
司丞奉遺旨起廢自此始

雲南道御史俞誨福建道御史楊州鶴為湖廣山西左右叅
政
吏部文選郎中陸卿榮前文選郎中王三善為太常寺少卿
禮部精膳郎中楊作楫為江西右叅政王事夏嘉遇改南京
禮部
大學士方從哲入慰 皇太子於乾清宮門請簡用閣臣之從

御史劉廷沅巡按順天張奎發巡按應天張銓巡按遼東黃
彥士巡按河南舒榮都巡按湖廣鄭宗周巡按福建劉有源
巡按廣西聶紹昌巡按甘肅王槐秀巡按山東申廷謨巡按
兩閩郭如楚張潑張師孟巡鹽長蘆河東兩浙
戶科給事中李若珪河南道御史顧懋並巡視京營
御史萬宗德督餉遼東前御史陳宗契巡視南畿
遼東總兵李懷信疾免

故兵部右侍郎楊應聘贈尚書詹監
發帑金百萬餉遼東 先帝以廣西稅金一萬五千命監軍

倉事牛維耀餉遼至是再發計部始安

延綏巡撫董國光奏鎮兵防秋除撥遼入衛守墩外計夫卒
一萬三千八百七人除載砲輸糧京塘報外騎步一萬二
千九百五十九人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邊袤一千九十里

有奇

通政使姚思仁言前遼東總兵李如柏如積奏辦皆擅授會

極門乞申禁從之

禮部儀制郎中涇之彥改光祿寺丞仍食從五品俸

呂純如為光祿寺少卿王紹徽為通政使右叅議

庶吉士暴謙員韓繼思補吏刑科給事中舊考選惠世揚王
繼曾補工科給事中王安舜補湖廣道御史姜習禮歐陽調
律陶崇道為南京給事中習禮吏科調律崇道並戶科
戶科都給事中官應震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遠東經略熊廷弼以疾求去且言臣一死無益於遠而廢極
重之軍務朝廷亦何利於臣之一死因力求去自閔科出閔
而議論生遠事益難為遠陽人皆服其早見
禮部啟天下文武官進賀萬壽節應許隨班行禮從之
禮部以二十三日光祿寺應具文武臣共一祭遲誤宜罰得

旨堂上官不問署官奪俸三月內臣陳進下司禮監

命錄因釋輕繫

廣西巡撫陳邦瞻上言田州岑茂仁本岑猛罪孽肆虐屬邑
納工林縣土官黃德勛叛弟德隆叛子祚胤破其城奪印掠
妻妾金帛以去事聞責狀茂仁庇之云德隆沒祚胤當繼法
宜致討第西粵憊極未可以師然隱忍之或成尾大之勢乞
下部議許之
故吏部尚書趙煥補詹郵
順義王下石免來貢市素囊未至總督崔景榮奏曰款貢以

來十二部俱聽順義王之命迨十月後嗣封威令不行於素
囊而素囊恃衆抗衡欲先得市賞仇恨日深按故事每貢市
我先有催貢之賞卜首得賞已至素首得賞未至中國之賞
不可再加而狡夷之情總屬叵測自今慎必邊防貢之遲速
無問也素囊竟不至
壬寅鳳陽大雨水淮水大上舟行於陸
癸卯欽天監擇十一月朔午刻即位禮部工儀注
甲辰賜經略東連兵部右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
春金幣有差

飭禁門地衛各門勇士營兵二千八百七十九人護衛禁城
四門兵千二百四十八人護衛皇城六門
戶部尚書李汝華啟各邊兵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四人
且分別給賞近發帑百萬及今發三十萬前又三十萬共百
六十萬議犒六之賞四之以導詔旨報可
己巳募南京浙江兵入京師初部使募兵繼遣科道督營差
自便騷動驛傳又京師游客誑稱某兵某餉當事不察輕奏
糜費初戎政尚書黃克纘請募南直沙兵及簡南京營兵浙
兵三千人赴京又募義烏四千人

復駙馬都尉王昂

是月浙直粟貴閉糴遂晝掠

庚申泰昌元年

二月午朔皇太子即皇帝位晨遣泰寧侯陳良弼恭順侯吳

汝胤等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親告先帝几筵易

文華殿告天地詣奉先殿告列祖再詣先帝孝端皇后

溫靖端肅皇貴妃各几筵出御文華殿命勿賀大赦下詔

以明年為泰昌元年

丁未方從哲上言輔理之職非臣獨辦先帝欽點二臣亟

宜允用從之

命禮部左侍郎劉一燝釋奠太學

巡按直隸御史田生金言工部坐派應天徽寧廣德織幣三

萬二千九百匹歲造不預焉原無額編惟留工部各司料價

支之按價值鋪墊等銀三十二萬五百九十兩有奇節年存

庫及見徵料價止十六萬一千二百餘兩除初運外次運僅

十之二三後運不知安出也大抵一運之費非三年料價不

能供三運之需非三年積蓄不能辦除歲造例進外其改造

三運乞賜停止從之部覈蘓杭當停者

福建道御史萬崇德請增海運兵備官如糧儲道任淮安下
部議
戊申命作皇極門殿工隘文華殿也
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
王佐為工部尚書汪應蛟為南京戶部尚書李騰芳為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署南京翰林院
兵科給事中楊連言法祖四事曰修身起居之間務慎曰勤
政召對之時宜多曰親賢枚卜不拘翰林曰納諫聽言不拂
宮府皆法高皇帝聖訓也

戶部尚書李汝華以山東巡撫王在晉題海運六十萬石欠
其半欲留解部銀夫京邊急需惟半糴可以通融今東省報
倉穀七十餘萬請以其半糴四十年加派該五十四萬餘
將二十萬餘漕海三十四萬餘收糴為明歲備廢為兩便從
之
己酉祭太社太稷遣恭順侯吳汝胤
署工部刑部尚書黃克纘請發帑二百萬作皇極殿從之
命史繼偕沈澶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起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

禮部右侍郎孫如游請立皇太子命俟釋服兵科給事中

楊漣復言之報聞

禮部言十一日萬壽節宜免賀從之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劾御史劉廷元往者招呼邪類日事驅

除巡撫徐兆魁撫楚不職俱當斥工留兆魁下廷元部議

須論定

專督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議去歲海運初開幾不能濟

今春贊理田時春天津道臣賈之鳳力開北岍較南岸可以

三運而又省各島風礁之險然海止七八月可行今止一月

半耳為時幾何今回空淮船不下三百山海關積糧四十萬

石自南海口可徑達蓋套督臣留淮船十餘試之便臣以沙

船五十餘聽督臣南海口用之北道一開則關糧可達之借

庫金百萬給臣為運糧天津召買料草之資

庚戌賜宗藩金幣福王潞王各加三百金絲羅十雙紗十

匹鈔二萬貫

賚遼東鎮守總兵李光榮兵備道王化蘭等金幣有差

廷試歲貢生

吏部請先補建言註誤諸臣餘俟採訪從之

鄒沅標為大理寺卿李杲延為光祿寺少卿馮從吾為尚賢
司卿劉光復為光祿寺丞

前湖廣右叅議朱一桂為太僕寺少卿補前太僕寺少卿周
曰序添註

陝西右布政畢自嚴為太僕寺卿福建左布政畢懋良為太
常寺少卿河南右布政王志遠改廣東左布政馮臚寺丞展
自重為左少卿

林鈺補翰林編脩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上言內旨當慎閣臣稟擬天語由中使

傳宣至假威竊勢干預政事及其故也遂不可抑亂由是階
願自今旨意務發閣臣隨覽隨頒庶無假借之患曰留中當
防夫臣子自面奏外惟憑章疏以上達奈何同一啟事或此
報彼遺願自今條奏務勤乙夜隨覽隨發庶無隔碍之患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上慎初三要略曰陛下新政用人發
帑撤稅可謂有初矣顧天下鼓舞若更生者此初而陛下
朝乾夕惕歷百年如一日者亦在此初何以慎之明主求
賢必期得用言責者使盡其言官守者勿奪其守若縻以爵
祿繫其手足忠賢嘆展布之難而諛說求容又乘君心之愛

憎以營其私闢門謂何誠惕然於後入彙征非易而思慎厥
初則信任要矣君之施澤如水之沃物一息不灌遂成枯槁
別遠左索賦正急今日所發幾何將無又虞其窮宜留金花
不盡之餘省四庫無益之積更有不足佐以帑金務令吏卒
沾恩誓戒此寇不然散財謂何誠惕然於國家貨財本無內
外而思慎其初則行仁要矣二十年來海內之若權征如在
湯火陛下首撤稅使何異移炎熱於清涼痛思先帝仁
明皆緣導自宵小貽禍人國往者勿論矣俟其赴闕即有隨
進金錢並宜勅發助餉至慮及於積習習巧之難防而思慎
其初

則斥遠屢佞尤要之要矣

工覽之大怒

戶科給事中王繼曾上言

先帝遺詔以親賢納諫望陛下

下臣願

陛下將親賢納諫大書座右臨御不輟朝宰相不

側諫官不停疎用人行政視茲數日舉動臣愚幸甚不報

戶部言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六七十萬九邊年例舊餉共三

百八九十萬而在文武俸祿庫局等項約四十萬不與焉自

建發難兵馬錢糧俱出創設加派原非得已但外解不之

諒任意遲緩而分用者又不諒任意圖便臣部不得已具題

會議而加派一百萬為兵部要家馬價又二十萬為工部器

械則分用亦各有數矣今按四十六年四月至今年七月共
餉連一百三萬八千有奇近據新餉同呈稱援連兵十八萬
除本色外餉銀二百二十七萬有奇馬十萬正除青草月分
外銀五十四萬連潘開錢額兵除領舊額外補新餉銀三十
萬以上歲約三百二十一萬有奇各衙門公費廩糧工食約
一萬有奇各道駝運約費百萬有奇各道召買糧料六十萬
共歲用銀四百八十餘萬至於本色兵十八萬馬十萬共糧
二百五萬二千石即連左歲除本色外用銀幾百萬閏內
召買及各鎮調兵行糧鹽菜不在此論計所出如此即歲得
加派全完僅四百萬搜括已窮如省直應解新餉少解一分
則悞餉一分不惟悞臣入悞遠也臣部會同督餉及經撫不
得不嚴核也 工是之

夜深星大如盞色青白自騰蛇東入奎宿小星二從之

辛亥命追尊生母 皇貴妃尊謚及祔葬

禮部言十一日萬壽節各筵表箋宜類收司禮監從之

御史王槐秀劾福建巡撫王士昌貪肆不檢宜罷斥不聽

御史張師孟劾延綏巡撫董國光封疆失事湖廣巡撫徐兆

魁保奸養亂兵部尚書黃嘉善募兵聚散有若觀場乞正其

罪罷二撫庶中外疎揚不報
鹿善繼補前戶部主事善繼前請金花銀五萬濟漕謫
滿朝薦為南京刑部郎中鍾羽正為太僕寺少卿饒紳為光
祿寺少卿
山西叅政余自強為江西按察使貴州布政司知事劉文炳
為尚寶司丞

壬子大行皇帝陵曰定陵

方從哲上言孝端皇后梓宮發引今先帝梓宮在殯皇
后不宜先之請欽天監洵吉奉大行皇帝及孝端皇后

梓宮同時發引仍先期遷聖母皇貴妃梓宮祔葬新陵然
須待尊謚之後方可舉行從之

甘肅巡撫右僉都御史杜承式保定巡撫右僉都御史韓浚
俱新推引疾去

御史郭如棻上言聖明踐祚九徵雨潤矣然有初鮮終今
古同戒陛下神聖固非唐宋中主所望然使圖史時親經
筵時御章奏時下則無倦勤之漸起居必慎嗜欲必審斧斤
必遠則無耗損之漸傳宣不輕威福不借頻笑不假則無壅
蔽之漸若補天浴日繩愆糾謬則相臣諫臣最重一切資格

門戶皆當蕩除惟求弼主濟時無負君國是擇相之當亟者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惟盟之幽獨同野漁群是立言所當亟
者也不報

御史張潑請責成言路略曰臣見臺省無事不爭始以爭繼
以逐終以株連禍結凡議論不合輒乘機下石何操心至此
也臣有慨於中意刻覈之後不妨和平有一事於此我見為
可人見為不可必真見其不可堅而持之則爭何如暫置之
以俟自定有一人於此我見為賢人見為不肖必真見為不
肖強而辨之則爭何如姑需之以俟論平如前此攻王圖攻
李三才初何嘗不是但乘勝之過至於不能容人復至於不
能自容則何益之有上是之
癸丑諭閣臣以周朝瑞慎初三要停止金花銀瀆擾請外方
從哲跡救不聽

談遷曰 貞皇始闢言路又在時諒閣因金花銀磯怒省
闈味必 貞皇意也內廷沿習非一日倚宦營便方踐祚
不及深察耳

御史黃彥士上言隆孝思攝聖躬備輔導勤政事起廢才振
吏治謹闕寺嚴武倫飭都會固邊防不報

御史舒榮都工言天下不過人與法而已如連事初起用楊
鎬李如栢非為戰也鄭之范一察處縣令耳黃緣入連聞其
以虐佟鶴年致養性輸情於歌開原為陷劉國縉在西臺時
不問其才若何起之贊畫糜餉十餘萬一朝脫逃無異議不
乘此時大加懲創洗積玩之人心何足雪耻除克乎臣以為
刑賞黜陟可與天下共而必不可使借朝廷威福之權快其
喜怒哀憎之私臣子願直可恕詿誤可原而必不可使貪橫
險詖之徒得遂其負冢妻子之計工不報
南京國子司業施鳳來翰林編修成基命為左中允編修李

光元為右中允兼編修

朝鮮國王李瑄遣叅判李春原賀

先帝壽節叅判金大得

賀千秋節其方物馬匹仍受之

甲寅萬壽節命陽武侯薛濂武定侯郭如麒懷寧侯孫承廕

撫寧侯朱國弼豐城侯李承祚豐潤伯曹以忠東寧伯焦嗣

爵祭各陵都指揮李承恩祭景皇帝園

吏部言國本抗言得罪諸臣奉遺詔酌用歿者卹錄令列名

具奏王德完孟養浩鍾羽正姜應麟鄒德泳丁懋遜何士晉

孫如法沈璟雒子仁李瑄羅大紘黃正賓李獻可舒弘緒張

棟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錢一本朱維京賈名儒王如堅陳
尚象涂杰王學曾薛敷教張貞觀樊玉衡黎道昭謝廷讚楊
天民
御史馮三元言永孝思善熙養勤講學容直言早諭教報聞
連東旱饑戶部尚書李汝華言臣部再加派每年共餉止七
釐先因增兵加二釐今外解既稀連餉難緩乞容臣咨各省
直以四十七年准今年七釐及兵工二釐解其見微者從之
王德完孟養浩楊東明並為太常寺少卿饒位為尚醫司卿
史孟麟為南京祠祭主事劉元珍胡克儉何喬遠並為光祿

寺少卿

王紀為戶部尚書許弘綱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表應泰為
右僉都御史

前浙江道御史呂圖南為南京通政右叅議前程卿典史林
材為尚醫司丞江西布政司簡較郭尚賓為南京兵部武選
主事故兵部職方主事桑學夔復官前廣西道御史史弼為
太僕寺少卿
釋宗人充鈺
工科給事中李若瑋保聖躬定聖志開經筵慎放卜

前陝西右布政李維禎為南京太常寺卿尚寶司丞汪元極
改南京國子司業

故兵部主事王為儉為光祿寺少卿前陝西左叅政楊述程
湖廣右布政蔡復一各補

山西故福山知縣朱國賢為工部都水主事
工部屯田主事廉有象刑部主事吳殿邦為通政左右叅議
南京鴻臚寺卿余啟元改北

乙卯方從哲工言今日聞
皇上召醫診脈哀毀之餘少加
調理自抵萬安但十二日始御門視事明旦常朝惟
皇上

加意珍攝命御門如期常朝俟稍愈擇吉

兵部尚書黃嘉善言延綏兵調至昌平逃七百人命訊領將
袁大有仍補其額

四川左布政陳大道為順天府尹山西右布政閔志學為福

建左布政

山西按察副使柯象為尚寶司卿故吏科左給事中程紹為

太常寺少卿前貴陽知府錢策為光祿寺少卿前尚寶司丞

張迎為少卿前工部都水主事黃龍光為尚寶少卿

錦衣衛署衛事駱思恭言
祖宗朝設旗校十萬備法駕萬

曆初尚有二萬今止一萬有奇七下部酌補命部議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以遼東西平失事將官顧大訓宜奪李國
樑宜贖從之

丙辰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請金花銀仍儲太倉應勘諸臣楊
鎬李如柏等明正典刑不報

雲南道御史張新詔劾文選郎中陸卿榮刑部主事徐大化
河南巡撫李養正言遼陽城不宜獨一經略章下部

丁巳吏部尚書周嘉謨申救周朝瑞不報
臨沱黃河清五日壬辛酉日止

經略熊廷弼工言月餉請本色七之折色三之寧使食浮於

銀
大學士方從哲候安

諭閣臣令早御門見有儀從大扇回至省愆君忽聽會極門
呵道聲命禁之

戎許御史史永安上言交濟之道入臣所自請者有二曰嚴
障奏之體寧簡毋繁寧顯毋隱如陳事違其事而止論入備

其事而止俾萬幾之暇一覽無餘言路不永開乎曰矢獻替
之忱洗滌寸心滋培元氣不雷言則瓶可守當言則鱗可批

大抵言期於宗社不必矜名節言期於國是不必附清流至
聖明在上御下之威宜霽兼收之益宜弘弘上是之
諭內閣皇長子幼弱明年先開講待禫服後冊立方從哲
言茲奉聖諭臣不勝驚愕致之祖宗朝冊立之期英宗以
六歲考宗以二歲武宗則才周歲未有年十六而名位
未正教諭未行者况禫服之制在民間則二十七月在朝廷
則二十七月禮部擇九月九日其當允行無疑不報
白所知為太常寺少卿白瑜為光祿寺少卿王惟儉為光祿
庶申兵科給事中魏應嘉言先帝謚恭宗顯皇帝歷考恭
謚惟有東晉恭帝南宋恭宗當時光景不甚明言以至神聖
之先帝凡為臣子宜何如贊頌乃草舉事襲晚近之常
稱比易名之次等臣竊媿之

經略繼廷弼移鎮瀋陽復至奉集

辛酉上工不豫免朝方從哲請慎起居平濞怒又乞皇長
子移慈寧宮擇內侍謹厚者第之時鄭貴妃尚在乾清宮進
侍姬人上疾始憊其言會稽之說神而氣其言成
兵科給事中署禮科事楊連申明禮制曰朝廷嚴肅行會典
闡朝之法曰君臣接見復午朝御門之儀曰諸臣經彈奏劾

宜核如風聞誣指不妨昭雪或處或去毋概勉留曰章疎入
告務情曉暢言簡意盡不必累牘射覆積厭成玩不報
陳邦瞻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趙彥為右
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呂兆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徐養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周懋相為右僉都御
史巡撫寧夏李養正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
運
張輔之為南京大理寺卿洪文衡補大理寺右少卿前尚寶
司卿許維新為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

壬戌禮部右侍郎孫如游擬大行尊謚神宗範天合道哲
肅敬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報可
方從哲以進封鄭貴妃之旨請藏內閣謂事出創聞例無可
據行之於今日不無越禮命之於先帝疑於失言臣自奉
命之始尊藏閣中不必傳外庶朝廷無喻制之嫌臣下無顯
悖之跡
前新興典史徐喬遷為光祿寺丞前餘干典史姜應麟為太
僕寺少卿前貴陽通判夏燠為南京工部主事故山西道御
史袁可立為尚寶司丞

成國公朱純臣西寧侯宋光夏罷僉書先是萬曆乙卯軍政
考選報竣獨有僉書朱純臣宋光夏錦衣衛僉書陳胤微
李如楨南鎮撫司楊宗吾北鎮撫司理刑戶陸遼糾劾五
載不下以黃克纘申奏從之

楊鎬李如柏論死
癸亥命前禮部左侍郎柯宗考禮部右侍郎劉大燦韓曠並
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范世濟李奇珍為吏戶科都給事中楊道寅吏科薛鳳翔戶
科李若珪禮科楊漣兵科魏應嘉刑科蔡思克工科並左給

事中韋蕃吏科張國祥戶科周希令禮科曹汝召兵科暴謙
貞刑科惠世揚並給事中
臧爾勸為戶部右侍郎喬應甲為南京太常寺少卿前文選
郎中楊材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注起王霖戶部主事
朱燮元為四川左布政使

甲子工
大行皇后尊謚為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
顯皇后皇貴妃為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
方從哲薦南京禮部尚書朱國祚及舊輔葉向高入直

命建昭瑞玉 惠王 桂王府第

頒詔朝鮮

趣治械甲

遣郵刑官分往京省

孫如游為禮部尚書衛一鳳為南京兵部尚書何熊祥為南

京右都御史

御史馮三元請預備經略曰今之遼東天下視以安危羽檄

徵兵飛芻輓粟永陸無輸調募並用悉為遼也歲中財費幾

何士馬物故幾何進守僅一瀋陽而屯堡之侵克不與焉如

此用兵不下數年膏火自煎此立繫之術也兵貴善用謀耳

豈必待十萬而後有為哉熊廷弼別有長慮非臣所知據

其引疾似亦強弩之末乞急簡才臣數人一旦有急可以取

資左右也

乙丑工部諭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封皇后即謚

命朱國祚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以舊講臣

特徵入

諭內閣加恩昭察示部以名江

庶吉士李孫宸為編修

免承順宣大山西通賦

兵部尚書黃嘉善言前失事總兵麻承恩限納馬八百匹募
千人劉孔胤納馬五百匹募八百人副總兵郭有光募五百
人俱赴遼贖罪限兩月報上否則議辟從之

總督兩廣許弘綱奏工官岑茂仁逆狀去年七月殺上林縣
土官黃德勳乞宣諭茂仁獻其印議削否且征之事下兵部
丙寅工部左侍郎王永光請暫停浙直織造三運上命續解
巡按浙江御史彭鯤化請緩之不許

建 侵蒲河經略熊廷弼往援旅犯瀋陽以川將周世祿往
督諸將策應敵退也灰山攻之不出後二日從石碑山塔峒

引去已姪宗文希合毀詆紛紜之論遂起廷弼在遼詰戎固
圍殘疆為之色起建 再入皆不得逞其所措置猶有方略
河觀餘人不能及也

戶部命 瑞王國漢中 惠王國荊州 桂王國衡州而荆

州初封連汪裔屬千餘人議者紛焉

先是永平道叅政袁應泰言本屬解京錢糧如紅棗稻皮榜
紙柴炭夫胖襖等項最為民病指勒抑沮萬曆四十五年
解役訴戶部代題改解遂免賠累餘可倣而行也至是巡按
直隸御史王象恒引稻皮之例凡該納內監錢糧俱戶部轉

發... 不報... 連東巡撫周永春請撫賞初萬曆四十三年虎墩兔愁聚眾
挾賞邊臣議歲加三萬金即在連餉內給之四十七年如類
今年春賞萬六千金七月索秋賞又賞萬六千金秋永春乞
新全給命議之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請葺郊壇許之
戊辰遣太常寺少卿祭先臣姚廣孝于謙遣順天尹祭宋臣
文天祥
方從哲請工
端懿溫惠元妃郭氏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

氏徽號

颶風壞登萊百餘艘溺米三萬九千餘石

兵科給事中魏應嘉以連東巡撫周永春宅覆意欲道臣袁

應泰因代劾其私不報

已巳兵科給事中楊連工言

法太監崔文昇知醫不宜妄試

法宜清補文昇投劑相反遂令

向興居無節侍御盡感必文昇藉口以蓋其悞藥之奸耳如

其有心則齏粉不足贖或其無心寧堪再悞

賊臣於肘腋間哉并祈皇上帝皇長子同衆子承顏於
前以發天性之和如此自獲勿藥之慶矣又都督僉事鄭養
性踪懇天恩收回成命誠善安其保全先帝之殊眷於無
已也工是之從養性所請皇工部左侍郎王承光
禮部言先帝山陵臣右侍郎孫如游工部左侍郎王承光
奉命同內監王秉乾巡視工科右給事中惠世揚御史薛貞
欽天監正楊汝常五官正劉文煥等請定陵已汝常以今
歲年神方向利莖臣等以三定陵規制就緒據實申奏從之
禮部言聖母啟遷祔莖欽天監擇今日甲戌日工命工

部左侍郎王承光

庶評禮部言昭肅恭和章懿才人汪氏前祔郭妃園側奉

先帝聖諭令察墳園規模恐難祔莖命議之

雲南巡撫沈徽劾上言雲南貢金隆慶前額止二千隆慶四

年命增之以撫按之奏而止萬曆十年增千金亦以守臣之

言而止惟此皇江泣沛德音盡行蠲免或解原額二千以救

危疆從之

工部銀定反青合數千騎犯甘肅副總兵薛永春等擊之斬

七十餘級

御使汪安舜上養身六要曰養心曰養氣曰守中曰慎獨曰
至敬曰至靜報聞
諭刑部釋輕繫

恭順侯吳汝胤祭夕胡壇通政使姚思仁分獻陪祭止六人
於是侍班御史張潑等言其怠玩今後預祭里恪恭從之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同知經筵日講制誥及看詳章奏
南京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李騰芳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
府同教習庶吉士南京國子祭酒孟時芳為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協理詹事府同侍郎顧秉謙纂脩右庶子錢象坤為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

召諸臣於寢殿初諸臣候安禮部奏冊封選侍李氏之期已
擇九月六日昨臣面承天語自當速行豈敢他議第前奉聖

諭江 考端皇后 考靖皇后尊謚加封 郭元妃 王才

人尊謚論先後次序俟各典禮後及於選侍且元良重託

聖諭諱八似可轉移於先後之間矣

梓味沼勳臣九卿科道諭曰朕自東宮冒寒未痊節過大
夜悲傷勞苦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爾大臣母聽小臣之言
諭獲擢卹錄講讀侍書等官大學士方從哲等揭具侍班官

范謙李廷機曾朝節葉向高范醇敬周應濱唐文獻劉一燦
韓曠講讀官唐文獻焦弘鄒德溥郭正域全氏叙蕭雲舉方
從哲袁宗道吳道南劉白寧馮有經董其昌黃輝楊道賓黃
汝良莊天合王圖趙師聖張邦紀公孫鑿三益薛三省楊守
勤待書官范可授茅間詩羅萬英鄭崇光杜士元
諭開 定陵隧道工部言 定陵舊制完美其郭元妃園陵
以陰陽忌諱宜俟再不從之
兵部尚書黃嘉善請增戍鎮江言遼東經略熊廷弼咨稱鎮
江外聯朝鮮內防寬輟中守鳳凰水陸之要亟宜防守自鎮

江至遼陽四百餘里宜設一道臣鎮之於額兵十萬分二
萬聽其統練臣謹以聞

巡按雲南御史濬潘報平土司之捷

戶部請增山東司郎中一專理新餉命補注事楊嗣昌

諭選侍李氏封 皇貴妃

刑部奏熟審矜疑改戍七十六人恩赦五百四十一人

工部左侍郎王永光請蠲浙直改價羨餘信賞夷段價舊制

每匹三金此正額也借名羨餘奸人每扣四錢工料豈能如

故應移咨浙江福建應天鳳陽各撫按稅蠲羨餘不許

奔酉陽土官冉躍龍新銜命即發兵援連前躍龍以四千人
援連至夷陵以疾還四川巡撫饒景暉劾之兵部尚書黃嘉
善以冉天胤雷安民先後出關兵三千六百入其子師行不
擾難掩其功第兵數多迺宜追奪躍龍指揮僉事仍勒限補
發赴連上從之

右諭德兼侍讀張禹請屯田略曰賑恤之法莫大於墾荒田
而廣屯種皇工誠捐數十萬金賑畿南一郡而勸之耕又
捐數十萬金給寧前河西而勸之耕彼小民誰不各肆力於
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可飽此連左持久用兵之長
策也

吏科都給事中范濟母請申懲貪酷略曰近年法度陵夷貪
殘接跡此其病在藉口憐才耳夫有才而戕民蠹國又何利
於若才而用之如鄭之范作令貪甚以小才遂及寬政迨守
開原復私放軍士致陷重城人顧惜之曰使可改圖誰見失
節之婦晚以清白自見哉且今之求多者大約鄉科歲貢耳
鄉科監司已為之地不使聞於直指即賍私狼視怨讟沸騰
又多方為之解曰甲科也有才也僅一降調不二三年儼然
復其故物彼何憚而不恣肆哉今後御史叅貪酷吏下臣科

抄參吏部行巡按御史訊之報可
呂邦耀為通政右參議前河南按察副使趙拱極為南京太僕寺少卿並添註前太常寺少卿耿庭柏補南京前廣西右參議何士晉為尚寶少卿故河南道御史鄒德泳為尚寶少卿添註起丁懋南京太僕寺少卿鄭以偉為左庶子署左春坊尋進少詹事教習庶吉士壬申工召英國公張惟賢及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吏部尚書周嘉謨禮部尚書孫如游戶部尚書李汝華兵部尚書黃嘉善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工部侍郎王永光吏科都給事中范濟世河南道御史顧懋等八清乾宮候御榻前東工披赭袍馮几溫諭良久諸臣復問東宮起居工召東宮指示諸臣稱賀而退

遼東大旱畿御史左光斗上言宜如餉臣之請發花布截漕二十萬石以濟之庶可極急王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請誅李如柏并剝經略熊廷弼擁兵十餘萬不能斬賊擒王工功莫府而殃民處地不為建所笑哉

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珪請緩封選侍俟各大禮竣後不報

巡按直隸御史王象恒請核邊儲巡按直隸監察屯田御史
蕭毅申請墾荒俱下戶部

癸酉諭王才人祔葬陵園
群臣候安於保寧門
命保定侯梁世勳祭歷代帝王廟

監生在應選請脩大統曆前欽天監占驗不符先帝諭禮
部求善曆者故應選及之

土星犯井宿東第二星
諭進文武職名

巡按雲南御史潘濬請加麗江土知府木增三品服俸從之

甲戌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方從哲進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賜金百坐蟒衣一從哲疏辭未下

上大漸有內臣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藥思善門已召英國
公張惟賢輔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

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
御史顧懋問安訖上語多氣逆諭冊立選侍等事諸臣以

東宮對上因顧皇長子命從哲等輔導為堯舜之君
又語及壽宮從哲等以先帝山陵對上自指曰是朕壽

從哲等相曰：聖壽無疆，何慮為？上趣之，因問鴻臚官藥
安在。從哲云：未耳。輕信不聽。諸臣退，可灼臣診視，具言狀。
上悅，命進藥。從哲復出，與御醫議之，未決。劉一燦曰：吾鄉兩
人用此藥，其一即愈。孫如游難之，諸臣方相視，囁嚅隨呼乳
媪至，趣和藥。諸臣同入。上服訖，喜曰：忠臣忠臣。諸臣出宮
門，少頃聞聖意暢適，思食，各懼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留宮門
未刻，可灼出輔臣問之云：上恐藥力少，欲再進。諸臣言不
宜驟而趣之，急因再進。諸臣問之云：平善如初。可灼曰：利
九，朔亥朔卯刻。上崩於乾清宮，方及廷臣急趨，候不及待矣。

戊寅 頒遺詔 命 皇長子 嗣 皇帝位 上在位一月 壽三十

九歲 天啟元年九月 葬 慶陵

葉向高曰：自古帝王仁心仁聞，洽於天下，未有不須久道
而後成者。必後世仁聖人言之矣。乃 光宗貞皇帝在位
僅三旬，升遐之日，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何仁聖化之
神感乎？若是速也。蓋 帝睿質夙成，蚤親師傅，養德青宮，
已洞悉四海之艱難，故當 神皇宴駕時，遺詔未頒，德音
遽播，大賢初嗣，仁政沛施，捐朽蠹而九塞飽騰，撤狐蟲而
萬屢懽動。政地廣股肱之助，諫垣充耳目之同，黃髮並升。

於公庭白駒不滯於空谷至於虛懷延接一月而三召臣
工銳意圖幾決旬而兩蠲稅額德意獨斷燮理莫施其功
威權自攬誓御不恭其柄樂盛矣乃其尤難者以何思何
慮之天處若危若疑之地冲齡出講已歷艱辛而容色溫
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菀枯之形若弗知也者外庭有羽
翼之激若弗聞也者即冊立尋常事耳時而舉行時而反
汗大臣去小臣譴宜何如動於耳目者而帝也有變、
無慄、潛之又潛巧間者不能窺善讒者不能中福藩
就國慟哭抱持張差發難帝侍神皇左右親傳睿旨

曉諭百官群薰遂息所全賈多登極後即遵遺命進封皇
貴地廷臣力爭竟不忍奪以戚畹哀請而後止毫不芥帶
於前事也此劫虞舜大孝何以加茲以舜之孝擴克之仁
然則帝之所以感動天心又自有在而非僅、更張注
措之跡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令名家天下者壽在長世
神皇即不豫何難四十日而帝之出震未及而
幹蠱莫施天下之事將不可知則我國家無疆之祚皆
帝四十日之所延與
談遷曰仁宗監國二十一年讒毀神皇光宗青宮十

九年雖罹群疑而神祖懸注深為宗社慮固無俟商山之羽翼而今猶以臆見窺獨不覩錄德宮謁拜之序慈寧宮執手之情乎聖性惇惇即位之始曲遵遺旨而遲回於貴妃之丹立繼立之善其誰曰不然聞在儲養嬪御稀少又震索受代乾飛乍躍內廷無軒龍之席諒閣多慘墨之器而一再臨朝天地摧裂仁宗趨駕於前而帝又加迅哀我人斯莫不涕慟究其所自或有微端仁宗之疾甯有虛喘光宗續極之時萬靈呵護藥石未聞改日改旬而雲天之頌尪瘁莫支矣則誰為之耶天未厭禍大喪三見求之往牒亦不屢遣鼎成之泣外臣往、至失聲感德悲過傷哉蓋難言之也或曰帝而少延衡量人物高下在心党事且之解洛蜀之爭玄黃之戰氣運繫焉即帝之懿鑠不能以磐石之基移漏刻之晷也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熹宗達天闡道教孝篤文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愷皇帝

御諱由校

萬曆乙巳十一月十四日戌時生母才人王氏光宗皇帝

之長子是歲庚申年十五

泰昌元年即萬曆四十八年

九月亥朔文武諸臣入臨乾清宮請見皇長子未出兵科都

給事中楊漣排闥入內臣呵之漣厲聲曰宮車宴駕正臣子

入臨之會誰敢廷辱天子從宦者手披之良久皇長子

出大學士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左右之吏部尚書周嘉謨
請御文華殿擁至文華殿叩慰畢請登位俟禮部儀注工司
禮監大監盧受已老王安亦先帝青宮舊閣居中柄事諸
臣議工暫駐慈慶宮大臣自英公以下日二人保直
命賜李可灼金五十幣二

丁丑御史郭如楚言舉動不可不慎如選侍李氏舊愛邀封
臣子似宜將順而神宗皇帝之山陵未窆大行皇帝之
梓宮初殯殿下將登大賢大典叢集拮据不遑床第私恩
何得獨急二日請遺詔日亥披宣大臣尚濟、執事西班牙則

僅、數人諸臣怠慢答無可諉亦當事者周章遲滯致之三
日成服由寅達辰杳無贊禮之聲細詢其故閣臣等內殿禮
畢已久而思善門橋南狹倚茫然大臣密邇巖廊即當先入
行禮出外領班若謂內外各成服是共天朝而二之也且九
卿詞林科道多繫禁近侍從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
中使續出幾不得終事矣又欵賞諸臣及於李可灼進藥不
效白雲遽升可灼當席藁待罪而煌、金幣濫施如此可令
衆庶見乎種、舛錯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
意耳

御史王晏舜言李可灼紅鉛之罪及謬薦輕賞者命奪歲俸
御史鄭宗周劾崔文昇包藏禍心訖下法同嚴鞠命司禮監
叢工降內官監奉御
戎演御史左光斗請肅清宮禁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
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來惟皇帝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
得共之其餘妃嬪雖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移置別殿今大行
賓天選侍李氏非嫡非生儀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
得守几筵行大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帝無脫簪鷄
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豈可以託聖躬者

及今不早決將借拊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
今矣乞收回遺命速移置別殿殿下
書周嘉謨等亦以為言曰殿下年方茂婚禮未成而娥

眉粉黛時混目前臣等望殿下為宗社相愛命李氏立徙
仁智後殿已諭名封事既云尊卑難稱下禮部再議
已外建一隘十三山寨是山不下三萬人山險上有小城建
先後來攻俱不下遂絕要害今自困至是夜破之固守八
月外無救援可歎也
科給事中暴謙貢言大賢將登工有百靈呵護下有群工

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祿為乎聞李氏非忠
誠愛國者宮闈之秘不敢妄疑而揭帖喧傳處心叵測萬一
封典得行事權或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事屬可已從之
錢謙益曰先帝之長主操心慮患猶不免入斯李之彀
中况子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群閣連
結豈第一忠賢者議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
仁愧惜選侍于跟踉出宮之頃斯已非矣漢時欲窮治趙
昭儀議即耿育以為不當覆較省內暴露燕私宮使誘議
上及小陵自古事闕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劾而禍從扶持
邪說者往往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為詞幸則
為撤簾不幸則為移宮一成一敗何常之有萬曆之末指
翼儲為沽名天啟之初目移宮為生事讒夫懦臣異口同
喙此可為太息者也

談遷曰選侍侍先帝於乾清宮非禍處也不幸鼎革自
從而避之第事須奉命何敢遽移彼婦人見淺未即以是
為請耳諸臣之議甚嚴動引武后為言豈其倫哉物論之
所以踏駭也

御史鄭宗周劾崔文昇之罪言臣非謂誅一文昇遂足以伸

國憲而懲逆節第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尚然不闕將奸人
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為也命請奉御閑位

禮科左給事中李若瑋以殿下正位即先帝之年當議

改元同朝謂明年正月朔為殿下紀元之始今年八月朔

至十二月斷宜借之先帝稱泰昌元年御史黃士彥曰春

秋隱公書元年春王正月解者曰凡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

故不書一舉一月也若中歲改元使人君不得畢其歡嗣君

不得正其初於義為不經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未

及改元脩史誰能隱之臣子乃於後改之是以過舉遺先

帝耳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言今距登極止一日矣攀髯之號一年

再見古事不載唐德宗改元凡三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

二十一年共二十六年德宗於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順宗

即位隔年改元永貞八月疾讓德太子明年為憲宗元和元

年然則史稱德宗二十六年蓋合永貞一年而永貞亦借貞

元之二十一年父子共為一年此其最較著者若今日之議

萬曆自四十六年泰昌繫以元年但史自八月一目前仍書

萬曆自八月一日後至十二月則書泰昌並行不悖古今通

行泰昌之於萬曆猶天啟之於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
之天啟獨忍於其親則削之是臨皇工於不孝也即不忍
於祖而於其父猶之不孝也忍於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
全皇工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今宋史一說而宋史亦不
內監劉遜盧國相李進忠姚進忠江昇鄭德山王承福劉尚
禮盜乾清宮寶

御史馮三元言李可灼宜賞則不必罰既罰則必不賞今初
賞不聞議罰既罰不聞奪賞使賊臣揚、猶駕言於先帝
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數日之間作此舉動大駭

人心如可灼重則當斬輕則當竄僅罰俸何以令天下詔後
世乎
庶辰
上即皇帝位於皇極殿詔以明年為天啟元年大赦
天下

辛巳
諭德張鷟工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
諫信令恤民持體工是之
壬午工科右給事中惠世揚劾方從哲十罪獨相七年妨賢
妬能罪一驕蹇止禮失悞哭臨罪二挺擊青宮庇護黨奸罪
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沮抑

官僚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工催督致
喪全師罪八狗情固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諸稅蠹國殃民
罪十狗鄭貴妃無君者一李選侍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且
黃綠近幸欺抗聖母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受其美珠必
欲封貴妃無君者二崔文昇輕於用藥代擬脫罪無君者三
上以輕詆責之

癸未御史張潑言連日以來所獲大瑞半鄭貴妃之私人否
則李選侍之近侍也中外謂選侍素仇於聖母先帝誤
藉付託為冊封之地深言徧布臺諫始不得不慷慨言事矣

丁亥

上 孝端皇后尊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孫

聖顯皇后

上 皇祖妣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曰孝靖溫

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頒詔天下

禮部上言帝統必不可遺世系必不可絕 先帝升遐之日

猶存萬曆庚申之年而明歲改元之期即為天啟辛酉之始
似子萬曆之後天啟繼之而泰昌年號虛而無寄矣然神
宗之統則傳之先帝也 皇上之統則受之先帝也上
尊謚則有廟號脩實錄則有徽稱倘非繫以泰昌則繼萬曆
而開天啟者屬之誰乎會議與臣部符合者十居八九伏乞

聖斷勅天下自八月始至十二月終俱為泰昌元年從之
浙直織造太監呂貴引疾命太監李實代之

遼東總兵李如柏聞逮自經李如楨下刑部獄

戊子刑部尚書黃克纘言近侍曹應魁奏郭春女同心腹劉

遜等進先帝五百金求討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宮闈事

秘臣不敢知但思先帝何如主哉不為財利動心臣民所

共仰也其以皇上命李氏看視蓋因生男女數胎又生第

四皇子先帝與閣部諸臣言之如曰進銀則其事影響

况形之章奏使先帝冒不白之疑哉又王才人誕育聖

躬今陳槐王昇爭認皇親外人難以臆度當聖母未崩時

豈不與皇上言之若以母家至親使他人冒享富貴恐人

子之心有所不安也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新君御極之初首勸皇上

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裡交構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

事其慘罔光景傳聞紛職不忍言者敬皇帝之於昭德

宮萬貴妃也人言嘖而付之不聞我先帝之於鄭貴妃

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但萬念皇祖渙然冰釋何不

輔皇工取法而乃作法於涼乎

配亥昧爽赤氣映天如赭良久始散

御史左光斗言初一相公跡肅清宮禁初三日移宮初六日

登極駕還乾清宮皇上既已還宮則選侍移宮之後自當

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禁不安亦非臣等

建言之初心也

給事中魏應嘉劾熊廷弼之罪命罷廷弼聽勅首謝

辛丑諭內閣朕昔幼冲時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

毆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皇考疾篤大臣問

安選侍威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至今尚

含羞報因避毒惡暫居慈慶宮李氏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

每日章奏先奏我方與朕覽仍即日要乘簾聽政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未有此制朕今奉李氏歲驚宮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田詔等皆盜庫明確自干憲

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

兵部尚書黃嘉善罷

十月未表應泰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畧遼東應泰

受事極意振作撫順則總兵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尤世功

童仲揆等統兵五萬以刑慎言高出監其軍清河則總兵侯

世祿梁仲善姜弼等統兵三萬以牛維曜監軍寬毅則總兵
劉光祚統兵二萬以胡嘉棟監軍連陽則總兵劉孔胤勅兵
一萬潘陽蒲河亦各屯兵一萬奉集堡七千以總兵祁秉忠
統之經制頗密但廷弼號令嚴明降夷分配有法犯則必誅
應泰仁柔納賀世賢用夷之說聚降夷城中多縱肆連民苦
之

丁巳南京御史李希孔上言崔文昇以用藥致先帝彌留
夫以洞瀉之藥療虛怯之證其為故不為誤又復何疑皇
上孝治天下不以明正典刑豈中涓有狐兔之情獲此奸賊
抑執法有投鼠之忌漏此大辟歟惟皇上勅法司明正其

罪而亂賊亦知儆於萬一矣

戊午工部大行皇帝尊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

淵仁懿孝貞皇帝

庚申命禮部尚書孫如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癸亥雷

甲子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以孫如游中旨突傳非故事也

乞收回成命不聽

崔景榮為兵部尚書

丁卯歲驚宮災

孫慎行為南京禮部尚書

旌南城人吳煥五世同居

己巳上 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尊謚曰 孝元宣懿慈惠

莊仁合天 聖貞皇后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尊謚曰

孝和恭獻溫穆徽光 諧天鞠聖皇太后

辛未命編修劉鴻訓給事中張國祥使朝鮮

十 丁丑午內犯王永福劉進忠鄭穩山劉尚禮姜昇劉遜命棄

市盧國相趙進忠戍邊

辛丑有電二長竟天見於東北方

癸未福建布政司火

己丑夜子刻月食

庚子有電一見於西北方

十 丁卯辰朔諭 皇考傳諭王昇原繫皇親陳槐冒認仍議罪

丙午諭選婚京畿命太監王之元南京淮鳳徐州河南命太

監劉克敬楊舜臣北直山東命太監李實馬鑑

南京御史王允成上言保身保治之要慎防範壯維城慎內

省謹票擬杜旁落嚴部覆防兼耻接群臣戒倦心上是之

丁未夜西北赤氣如火
庚戌諭朝臣九月朔
皇考賓天廷臣哭臨請朝選侍阻
朕於煖閣暨出閣又使李進忠請回者再
朕至乾清宮進
忠又牽衣不放若非司禮請前
朕又不能出見大臣矣
朕視皇考入殯又阻
朕於煖閣司禮三請乃出初三日
朕朝見選侍畢恭謁梓宮於仁智殿又欲
朕再朝方許
回宮扈從廷臣皆所親見明是威挾
朕躬垂簾聽政之
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凌虐更甚
朕晝夜涕泣
皇考自知其悞身來勸
朕朕曾秘諭閣臣若避宮不早

朕亦不知如何矣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朕不加選侍封
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
意

壬子御史王業浩上言恭讀
聖諭情詞微有可酌夫一選
侍也昔為寵嬪今子焉婦人耳當噤驚宮之一炬而已堪憐
矣而舉朝尚有頌言願
陛下靜思者一所云派與照管併
毆崩等語天下後世不察則
先帝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
且曉人何必至此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
聖母篤生
聖
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克在選侍則死

有餘事在聖母則生豈妬寵願皇工斟酌者三疎入留
孫慎行為禮部尚書
戊午刑部尚書黃克績上言臣聞王永福有戎四人乞恩貸
因是日盜寶一人監故二人論斬三人充淨軍四人亦可以
正法矣臣跡明言選侍接聖母不恭遇皇工失禮亦是
以盡其失必欲邀恩於皇工者推先帝之遺愛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而深言之則不能無罪耳
周應賓為南京禮部尚書命給事中姚宗文往遼東勘能廷

擲經制虛實

鄒元標為刑部右侍郎

崔文昇戍孝陵

雲隴州平段進忠既弒其重而愈猖縱福州官殺掠亡黨將
勅之進忠急從間道至龍尾關守臣誘入擒之散其黨數百
人疆理其地定賦稅

壬戌御史焦源溥上言

先帝御極之初遂傳皇祖封后

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靈則投以麗色之
劔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先帝欲諱言進

御之事遂甘蒙不自之冤以皇上獨不動念乎

之

士

入

碑

雲

我

碑

碑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辛酉天啟元年

正朔商朔大風雪諭孫如游出視事

丙子追謚先臣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南京刑部右侍郎吳

悌文莊右僉都御史魯穆端毅楊繼宗貞肅石城所吏目鄒

智忠介大理寺卿陳恪簡肅尚賢司少卿孟秋清憲御史劉

臺毅思兵部尚書毛伯溫襄懋吏部左侍郎張元禎文裕左

諭德張元忭文恭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思太常寺少卿

魏浪弼忠簡吏部右侍郎趙用賢文毅刑部右侍郎張紳忠
簡右副都御史張文錦莊愍南京兵部右侍郎李盛春恭貞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清禮部右侍郎唐文獻文恪戶部右侍
郎張養蒙毅敏兵部左侍郎許孚遠恭簡戶部主事周天佐
忠愍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錦衣衛經歷沈鍊忠愍南京
吏部尚書魯同亨恭端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五官監候楊
源忠懷兵部右侍郎魏允貞介肅戶部左侍郎郭惟賢恭定
左都御史溫純恭毅兵部尚書王遴恭肅工部左侍郎王汝
訓恭介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禮部尚書馮琦文敏兵部尚
書李化龍襄毅吏部尚書孫丕揚恭介禮部右侍郎劉日寧
文簡郭正域文毅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吏部尚書畢鏗
恭介刑部尚書趙參魯端簡王之誥端襄兵部尚書張佳胤
襄憲南京戶部右侍郎余懋學恭穆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端靖脩江西副使李夢陽景文陝西右叅議賀
欽恭靖右副都御史姜洪莊介武選郎中黃鞏忠裕南京吏
部尚書汪宗伊恭惠戶部尚書林泮恭清吏部右侍郎楊起
元文懿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右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脩撰楊慎文憲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吏部右侍郎盛訥文

定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南京
刑部右侍郎沈節甫端靖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莊介祭酒
傅新德文恪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南京吏部郎中莊景文
節刑部左侍郎王宗沐襄裕右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刑部
右侍郎李棠恭懿戶部左侍郎董堯封恭敏湖廣按察司僉
事馮應京恭節禮部右侍郎教文禎文穆
戊寅給事中孫國禎上言上之所操以廢勵天下曰賞與罰
今賞罰何如也使臣下莫敢憑進退兩亡據何不於視朝之
暇召見廷臣曉然示威福之出於已曰某簡用某斥逐以塞

天下揣摩之路召對之典不可須臾待也 聖祖培養人才
半為四明東林所耗今其波少息矣及今共養和平之福莫
生枝節安分畛域也

己卯諭發帑五十萬濟邊餉

癸未御史馬逢臯以楊連踪移宮始末而去功罪未明因曰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科臣李若珪也 先帝賓
天而入宮呼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
張惟賢也工移宮公踪者周嘉謨張問達等也工專踪者左
光斗也工急移宮以待御極者楊連也其後相繼有踪惠世

楊等也如以為功則不獨一楊連如以為罪亦不獨一楊連
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連當此日正有決去以明臣節耳
皇工亦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豈徒訪戴盡欲識韓
臣不識連何以得此於人哉工以楊連忠直罪朕所鑒知
暫准病告

丙戌給事中蔡思充言唐元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
生藥誤憲宗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楊一畫錦綱紀
凌夷莫此為甚不斬李可灼并罪所屬之人於昭之靈必有

餘恫矣

辛卯御史張慎言言工言張差挺擊青宮幸宗社有靈萬一中
其副車將柩之何道東宮告變此耳何如震聳乃方從哲
粟若尋常於是承風旨者遂以風顛結案矣此一獄也若引
繩批根宮闈骨肉之間大獄將興當群議沸騰神宗頃刻
而御慈寧召百官棄張差於市斃龐劉於宮使羣臣不得贊
一詞士師無所措其手偉哉廟號神宗不虛矣故不窮究
黨與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發奸謀者亦政以明君
臣之義而陸大受王之案李倭必以考功法中之諸臣之意

何居乎從哲秉國之均而乃令至此也

壬辰御史方震孺言張差一案近議紛、善處骨肉之間者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調停而遂疑挺擊之奸化為烏有謂發奸者盡屬小人也王之案誠非高召然察典自有處法而中肯奪其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於飲露而必處於隔歲之後可乎至於李俸禁錮又為甚奇即云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

大學士方從哲免

二朔州朔安南遣陪臣阮世標阮洪來貢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張差之變作諸臣以攻差者為東朝之黨夫東朝而可言黨乎即黨亦是四皓之擁護寧為江充之開釁乎自後巧蔽風翰今批鱗之直竄迹蠻烟語言之微併危虎視至今陸大受等天下知其功即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鍊以為罪或掛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甲辰御史方震孺上言登極一詔凡所建言諸臣用存恤歿業見天日而殷憂 先帝竟龍馭之難追九廟有靈幸不危於青宮之挺而折肱無驗反連禍於肘腋之奸使萬年有道

之聖君僅為一月太平之天子此數天共膝願三皇上
念之而惕然也

乙巳連東見日暈兩旁如月一暈其光散而月昏

丙午御史賈繼春言具揭閣臣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蓋

念冲聖御極之始慈祥當從折柳先防威福莫向中涓送

却耳上以箝制朕躬要名戒罪責之

御史張慎言上言當鼎湖再泣偶值選侍乾清天子避席

此時宗廟之彫斃為重則先帝之筭履為輕所以有周

嘉謨楊漣左光斗之疏也於時即神廟之鄭妃貴且先從

以為望矣而閭闔弘開冕旒快觀此時嵩呼而慶皇上之

龍飛遂亦不覺愴焉而痛凡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

所以賈繼春具揭於閣臣也

御史高弘圖上言楊漣賈繼春同屬耳目之臣當宮禁危疑

之際決策於呼吸即繼春未嘗不以漣為功安選侍之說起

於移宮之後因乾清為至尊所履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於

有是移而左右未免炎涼傳聞復有舛謬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也乞勅繼春履任而漣

召還朝其進退益光矣上責慎言弘圖借調解為名實背

公植黨俱罰二年

俸

辛亥御史方震孺請省議論一國本一業次則門戶之說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如清冽之葉茂才朱世守經濟之藁應舉越南星勁挺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若節之鮑應鰲劉宗周有何罪而錮之終身耶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同官馬逢臯所以請會議也楊漣之去就寔繫聖躬乞早賜召對以釋群疑上許之壬申夜四方黑雲風起西北有聲

閏二月癸酉朔南京吏部尚書沈應文罷

丙子刑部會訊楊鎬李如楨論死

戊寅大風霾御史魏光緒言先帝以長君當立而無瑞燕

啄皇孫奸人構煽妖書之事恨不從心挺擊之謀作矣王

之采明白入告置之祭典李倬政正祭語勒令致仕陸大受

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計處此忠義所以感

憤不平也

丙戌封王昇新城伯祿千石

丁亥大學士孫如游罷進太子太保

癸巳孫瑋為南京吏部尚書

丁酉昭和殿災

辛丑上責賈繼春以違忤逼逐輕汚朕躬擅造李選侍

雉經皇小姝入井之罪輔臣申救命削籍

三癸卯朔浙江巡按御史彭鯤化乞添中式三名

乙卯建寧攻瀋陽監軍高出屯黃山不進總兵尤世功賀世

賢力禦之李永芳遣人遺書招降世賢斬於陣上火其書持

鐵簡禦南門外力疲退入敵從之城遂破總兵尤世功陳策

童仲揆管糧同知陳輔光自在知州段展皆死之世賢從西

門遁先三日袁應泰檄各將犄角應援總兵姜弼朱萬良軍

渾河外俱不戰獨四川石砭土官秦邦屏參將張神武游擊

周世祿等力戰兵半濟河敗其白標黃標最後紫標益衆四

面圍之川兵飢疲八千人無一免者總兵張名世戚金在河

南亦戰沒是役也敵兵亦為奪氣川兵名始重

丁巳袁應泰聞瀋陽陷急促各路兵守遼賀世賢屯立木山

當華夷之界應泰手書自咎失策非將軍之罪使賢往夜至

長勇堡遼人疑西王也遂舉烽世賢駭遁自後遼城陷世賢

無所歸為其衆所殺應泰之敗降夷餉司傅國揭爭之遂相

左至是檄餉司令給各兵三月糧并預支四月又犒二金其
虎旅軍加月餉六錢餉司以潘陽逃死各半為詞稽賞未與
已未給事中朱童蒙郭鞏各糾劾一場黨虎熊廷弼
庚申袁應泰劄兵渡渾河設伏留川兵守城夜宿城樓各道
以令箭撤所伏兵建一遂徑渡太子河

辛酉建一攻連城初熊廷弼深溝峻壑按伏其內未易攻敵
厚木為盾居前後排弓矢小車載土繼之俟我砲盡即發矢
如雨隨令土車填壑車後人馬盡甲戴鉄面具來攻袁應泰
奉賜劍趨戰擊敵於教場殺傷甚衆時朱萬良以貴罪自效

遂戰死

壬戌袁應泰令傳餐給士敵突犯西門督虎旅軍卻之訛傳
敵已入城監軍高出牛維曜出走人心遂亂敵復縛草人於
牌前逼城以竭我力晡時諸將各離伍砲久燃藥發守兵驚
亂
癸亥昧爽城陷袁應泰佩劍印自經城東樓僕唐世名舉火
焚樓死監軍何廷魁沉妾女於井而自縊監軍崔儒秀亦自
經御史張銓坐署中不屈死之

乙丑遼東牛莊民亂相殺

丙寅起高攀龍光祿寺丞趙南星太常寺少卿熊廷弼兵部

右侍郎

戊辰虎墩兔慙有賞

發帑金百萬濟邊

贈左都督劉綎少保五軍少保左都督各廕本衛指揮僉事

立祠予祭堊杜松贈少保左都督世本衛正千戶立祠予祭

堊趙夢麟馬林各復官贈三級從祠潘宗顏贈光祿寺卿世

錦衣百戶立祠董爾礪贈按察僉事廕監餘贈恤有差

四月申朔日食

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戎政

丙子以薛國用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王

化貞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畢自嚴為右僉都御史駐天

津王國禎為右僉都御史駐通州

初建遣降人運糧通判黃衣蟒服從騎至廣寧招降監軍

王化貞殺之以聞且請撫虎墩兔慙三十六營炒化二十四

營為聲援朝廷壯其言遂授巡撫是時群情懼怯以化貞侃

言事謂能勝厥任化貞撫諭諸部虎墩兔慙使腦毛大孫

桑阿思寨來申盟約即北関壻也化貞以北関忠順宜協力

同仇厚賞之妙化及下反青諸營並遣使通好各議加歲賞設誓而去

庚辰遼東總兵李光榮奏建測河謀內侵

癸未南京工部尚書丁賓致仕

甲申遼東監軍高出御史徐景濂乞并罪逃臣牛維曜胡嘉棟

丙申遼東經略薛國用免

戊戌大婚冊張氏為皇后禮成之後各氏憚后文明誣后

為重犯孫止孝之女御史游士任糾之容氏銜恨

己亥贈張銓大理寺卿謚忠烈廢錦衣指揮僉事立祠予祭

整僉事崔儒秀副使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廢錦衣千戶予

祭祠餘陞廢有差

立良妃王氏純妃段氏

五月初午勅召熊廷弼曰朕惟爾經略遼東一載威懾夷酋力

保危城後以播煽涿言科道官風聞糾論勅下部議聽令回

籍朕尋悔之適遼陽淪陷爾前功爾當念皇祖環召

之恩今朕冲年邁茲外患勉為朕出籌畫安攘其即日

叱御前來庶見君臣始終大義

戊申命內織染局下蘇杭織造

兵部尚書崔景榮免以王象乾代之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工言司禮太監盧受 神祖舊臣 皇

上方任為心膂豈得反為寇仇乞俞受前請令司書留都則

群疑可釋楊鎬李如楨之獄閉繫非輕須酌通國之論不妨

遣戍立功冀收後效司農李汝華年衰令歸骨以休老臣

上命盧受私宅開住楊鎬李如楨准從寬政

癸丑給事中霍維華言司禮之責成既重則繼盧受之後者

必得小心忠順任之方可而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安迫欲得

之以為威福之地又聞其告病調理乃耽遊西山有不可代

為之解矣

六 癸酉大學士朱國祚入朝

乙亥以大婚禮成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各進少保兼太子太

保詹尚寶司丞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進太子太保

丙子熊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駐札山海關經略遼

東軍務陶朗先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江州忠州土司交惡江州句祿州酋何惇魁忠州掠入畜分

兵掠新寧州

戊寅增順天中式二十名應天十名各省三名是年山西舉
宗生二人江西陝西河南各一人山東四氏學二名連生一
名皆不在額以上諭宗生聖裔中式各加額外也
乙酉汪應蛟為戶部尚書何熊祥為南京工部尚書王之采
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辛卯以平苗仲功舊輔方從哲輔臣葉向高劉一燝韓爌總
督張鶴鳴等各陞廕有差

甲午兵部尚書王象乾以原官總督保定
淮安大水

七月

上以內犯田詔侍奉 皇祖劉朝侍奉 皇考赦罪

送司禮奏請定奪輔臣言 皇上欲寬者恩法司所定者法
不聽

戊申前按察使高出降副使監軍廣寧胡嘉棟監軍連東戴
罪之功

奉聖夫人容氏男侯國興廕錦衣指揮僉事
大學士沈瀛入朝

命降田詔等奉御閑住
辛亥命降司禮太監王婁為淨軍發南海子復禁私通往來

勅賜熊廷弼烏方劔麒麟服一疋四金四十宴都城外廷臣
陪餞從行將領幣一金二十標軍人二金

己未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劾黃克纘言鄭穩山乘移宮而盜
珠寶克纘乃倡言寶係選侍之物臺臣焦源溥疏云為元子

二者為忠克纘則曰為皇祖而全其貴妃富貴其愛子
者為忠之天又曰光昭刑于之令德莫傳宮闈之失尤為忠

之天至云先帝不得正其始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
以議此獄何其忍於出此言也

初伯裕為南京右都御史魏養蒙陳薦為南京戶刑部尚書

甲子給事中孫杰劾冢臣周嘉謨以年例處霍維華由於跡

刺王晏也

丙子遼東巡撫王化貞奏將毛文龍之捷初化貞遣文龍

從海上結聯四衛約兵朝鮮會叛將楊子渭以蓋州降東文

龍遂由廣鹿長山等島遼朝鮮之彌串堡偵鎮江守兵弱游

擊佟養貞選軍二百餘人掠商山適右衛生員王一寧朝鮮

借兵回遂謀襲鎮江分二百餘人夜渡又間通中軍陳良策

約為內應襲破之縛養貞及子松年等六十人乞濟師速渡

三空河為牽制及調兵三萬從海上徑至鎮江并發餉

丁丑禮部左侍郎鄭以偉上言光宗貞皇帝孝元貞皇
后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禮部會議憲宗當
祧太常卿洪文衡揭睿宗以藩入宜祧禮臣議凡祫以近
屬遠祧從遠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一
法祧一法也太常云睿宗非繼體之君不宜躋武宗是
議改非議祧也臣謂不在入廟而在稱宗稱考不在稱考而
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睿宗子既考矣可不宗乎
既宗矣可不廟乎既入矣可逆祧乎祖訓親王便殿叙冢
禮來朝天子以祖宗所執大圭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

則均貴矣勢不得復以大圭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今
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於睿宗曰皇考
於武宗曰皇兄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歟曰僖
乃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於莊公兄弟不
得相君臣穀梁謂以親而言尊之故非之也睿武既均
貴而武出於孝睿出於憲視閔僖不同況閔僖之躋或同一
廟而今制萬曆間圖睿宗在世宗上為昭孝宗武
宗穆宗為穆宗人所謂以東西為昭穆而非以昭穆為尊
卑亦未始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自正德遺

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弟及之文實遵祖制斯詔一出
孝宗則有子世宗非繼後天下無無父之子不考睿
宗而考誰乎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肅皇帝不忍以天下
易其考遂躬千古不經見之典宣宗當祫先臣陸樹德亦
疏請先祫睿宗天下非不韙之乃累朝終順祫而不改亦
不忍奪肅皇帝之不忍以成一順不獨本於情亦限於叙
耳推太常之意祫而奉之玉芝宮蓋以裕可合食也四時可
共享也則祫與不祫等豈非忠孝之極思哉然苟可裕也何
必先祫祫子而後父於迹非順於序未安於是遂祫憲宗

命監軍道副使梁之垣宣諭朝鮮毛文龍陞副總兵賚二百
金自文龍之捷朝議恢復有機勅登津二鎮併力征勦及令
朝鮮犒角

丙申毀北臺萬曆辛丑建亦春秋泉臺之毀也

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李標免

是月淮水清

熒惑太白闕西方歷兩月同度

九月己亥朔勅脩兩朝實錄

甲辰御史王心一上言客民保護效勞諭戶部給地二十頃

為香火魏進忠侍衛有功工部叙錄夫當此經撫協勦皇
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東征將吏聞之以為吾
屬捐軀命為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邀天衷之
眷注母乃解其體而灰其心乎上諭遠東將士披露眠沙
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且內廷恩澤與聞外大計
有何干涉姑不究

己酉奢寅據永寧衛城督稅同知王胤昌被陷陰遣吏賫印
繳成都至二年五月病卒

癸丑永寧宣撫使奢崇明發兵七千餘人以土目樊龍樊虎
領至重慶聽聞
乙卯奢寅反於重慶殺巡撫徐可求守道孫好古駱日升李
維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應科叙州同知
熊嗣先遵義叅將萬金指揮王登爵巴縣知縣段高選縛總
兵黃守魁後遇害前輩昌同知董盡倫聞變入城殺賊遇伏
死募兵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俱遁奢氏種人裸羅也世
宣撫使數傳至從周止子崇明以跡屬得立性陰鷲為恭
順凡徵調俱赴人狎之子黃允雄狡負勇力納止命奸民何

若海等為之用謀不軌奏提精卒三萬人援遠因益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往重慶故增其籍倍所調撫臣往蒞之索餉入十金弗繼激其衆為亂時土兵數千列江岷城內砲震皆起應之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一出綦江一出瀘州一截棧道全蜀震動

奢崇明陷遵義時遵義道臣李祉品叅將萬金督兵赴重慶城守空虛崇明率衆奄至署印通判袁任先期遁賊遂焚掠納谿永川長寧榮昌隆昌璧山皆空攻合州知州翁登彥力禦攻江津知縣周孔嘉破走之陷興文知縣張振德不屈率

妻子赴火死後贈光祿寺卿廕錦衣正千戶

石砮宣撫司女官秦良玉勤王良玉兄秦邦屏邦翰援遠力戰死弟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厚賂秦氏求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卒萬人同弟民屏徑翼明援甲疾趨潛渡重慶營於南坪閼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焚其舟以沮賊泛舟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多張幟旗護守忠州以為犄角之勢移文夔州設兵瞿塘為上下聲援

丙辰陵工成尚書周嘉謨王佐進太子太保餘陞賞有差輔

臣劉一燦韓爌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詹中書舍人何宗彥朱國祚沈澗進太子太保詹監舊輔方從哲詹中書舍人壬戌故司禮太監王安卒王體乾啖客氏忠賢遂降南苑淨軍以劉朝提督絕其食飲而縊殺之崇禎初賜昭忠祠蘭賊逼成都時叙瀘郡邑瓦解裨木龍泉諸隘俱失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美周邦泰張愷率衆拒之邦泰至資陽遇賊不戰降冉世洪等至九泉賊據山臨下世洪安世美俱死之張愷走免賊遂薄城。內僅鎮遠營兵七百人及調至松茂龍安兵一千五百人御史薛敷政左布政使朱燾元登陴而守初燾元以輯瑞就道蜀王與百姓遮留之遂慷慨自誓使土司坤汝常指揮常恭乘賊殲其鋒次日賊以革牌進矢石不得近用火箭擊之殺數百人及暮賊又以鉤梯數千薄城燾元戒士卒第放砲石上譁遲明賊屍丘積時濠水涸賊偏難民束薪壘土構葦如屋伏弩仰射垂簾蔽矢乃夜絕壯士持膏芻焚之潛決都江堰水至濠。溢賊治橋得少息因緝內奸二百人懸首陴上賊立望樓燾元曰賊設瞭望必出剽掠其中虛命死士五百人突擊之斬其三將焚樓而還

十
庚午張鶴鳴為兵部尚書

壬申王三善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劾容氏請外

戊寅御史王心一言科臣論容氏不過謂諭旨不可不信家

法不可不守尚不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卻坐之釁也不意

有干聖怒即加誅調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群臣苦諫李勣

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沃禍唐室佞言之言往

往類此工責其列前代事悖謬不倫降三級調外

甲申閔洪學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己丑朱燾元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許便宜行事

十月庚子給事中毛士龍劾籍順天府丞邵輔忠免以互訐也

壬子淮安大雷

壬戌進葉向高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詹尚寶司丞賜金五十

幣四雙劉一燝韓燝少師兼太子太師詹中書舍人金幣如

之何宗彥朱國祚少保兼太子太保詹監史繼階太子太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詹監金幣亦如之前輔臣方從哲吳道南

各廢中書舍人金幣同

丙寅四川石砫女官秦良玉奏川兵大變率眾討賊上嘉

之

御史陳九疇劾大學士劉一燝負君誤國給事中孫杰亦參
之併及冢臣周嘉謨初諭一燝嘉謨並逐蓋向高疑一燝忌
吏部尚書周嘉謨罷初諭一燝嘉謨並逐蓋向高疑一燝忌
之簡討繆昌期自焚主試還見向高曰南昌漢陽不逐應內
傳不可奉荅曰工所傳何不奉昌期曰吾師老臣以去就
爭之必能過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向
高默然始改溫旨
繆昌期曰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勢重不可返
矣福唐恃其權智可寵可愚時亦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過

其橫派豈非天哉

十 二 戊辰朔建 窺廣寧以兵屯海州

壬申張我續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
軍務賜尚方劔陝西鄖陽巡撫暫移漢中夷陵應援
起董其昌太常寺少卿
已卯御史江東謙言經撫不和幸有明旨會議者曰化貞
欲戰廷弼欲守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
貞銳意進戰豈戰勝而可無事守也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
守也大學士葉向高言經撫會議漢史趙克國平西羗雖主

屯田而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今廷弼能為充國且留化
貞以為武賢亦何不可惟是廷弼之於化貞作用既殊而欲
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為難行同官皆爭之豈臣
一人所敢獨任本兵張鶴鳴與廷弼素不協謂化貞膽略可
任職方即中樞如杞主事鹿善繼皆袒化貞凡廷弼所言一
切阻格廷弼度力不能勝以標下兵盡付化貞疎曰化貞有
功臣不敢與分功若化貞有失臣願不與同罪云化貞志大
而慮淺見朝堂右之益自詡建十令叛將劉愛塔盡取四衛
屠鎮江攻毛文龍於彌申堡文龍不能拒乃去之皮島居焉

張問達為吏部尚書

辛卯川兵復安岳

癸巳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雲南巡撫沈懃陞南京兵部右侍郎上言自嘉隆及皇
祖初年雲貴方面多轉開府清鄉近何絕響此藩臬優處之
當議也從來藩臬遷轉惟論資俸往今歲雲貴後移內地
今何一入雲貴再無內望此遷轉派通之當議也九邊司道
考滿即陞二級今滇中處一瀕蠻而朝問不通鴻音不至其
苦更倍於九邊乃廟堂不一軫恤宜照九邊例之當議也滇

中郡縣不無循卓而清華之選絕無一人則有志之士孰肯就途此有司行取之當議也善地有司陞轉滇南豈無一時愛憎乃馳驅萬里受事方新吏議隨及之則後之陞者如墜深淵孰肯冒險來乎此察典宜怒之當議也除官者三年不至地方不得其用今宜嚴為之限有不願赴者追憑繳部以便銓除而規避之人即革職永不叙用不得任其夤緣銓改善地此憑限之當議也滇中雖遠然以待川貴之人則壤地相接不為甚苦以後宜先盡川貴人才而後及於別省此就近銓除之當議也

乙未川兵復樂至石柱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人至成都

壬戌天啟二年

正月朔蘭賊數千人大噪而出為旱舡形如舟高丈許長五百丈樓數重標羽旂簟第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伏劍居中數百人各挾機弩牛半千運石擊行之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穉皆哭燹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以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

彈丸賊舟不得近復募死士擊敗之裨將劉養鯤言諸生范
祖文陷賊中遣孔之譚來言賊將羅乾象欲歸正燹元即遣
之譚復往與乾象俱來燹元與飲成樓酣寢達旦乾象誓以
死報燹而出後賊營緝悉畢知者乾象之力也又使牙將周
斯威詐降質其來預伏^待之崇明果至甫懸一人工守兵不知
而噪崇明走免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謀遁乾象內變四面火
起崇明父子板營走乾象來歸成都圍凡百有二日而解賊
歸重慶

辛丑會議經撫張問達主責成經撫功罪一體王紀議罷經

略周如磐專用連撫黃克纘周道登李崇廷專任經略張鳳

翔議經略應削級待罪何士晉令責二臣分任其事王永光

主撤經略陞巡撫任之上諭其協心并力功罪一體同論

禮部主事劉宗周上言亟伸討賊之法撫順清河縱敵得

志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推官鄭之范也通一連禍經

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航海遁逃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乾

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境上理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

坐一族不自歸里反以知縣陞僉事者於十年也亡功受上

賞遥制山海不能輯和撫臣必喪全連今經略熊廷弼也通

夷敵累奸璫盧受也受之黨弒君漏網奸璫崔文昇也凡此
諸臣異名同罪異罪同情麗以五刑而輕重布之又何遲焉
時滇賊竄起在靈益曰設科曰李賢在平夷曰補鮪亦佐曰
安應龍在羅平曰阿應在武定曰張世臣而羅平為劇洱海
道副使黃璫監軍援黔次曲靖水西土同知安邦彥糾安
效良同叛殺都司李天常楊明廷滇兵殲瑪賊敵賊始
甲寅刑部員外郎徐大化劾能廷弼
丁巳建破西平堡初敵分三路入自柳河三岔黃泥窪聯
木為筏乘流至狹處渡河直攻西平然將羅一貴力禦傷敵

甚衆圍數日不下化貞遣總兵祁秉忠劉渠往援而巡撫中
軍孫得功及黃進前通敵令攻中路於是二將俱沒一貴力
竭死之屠其城

戊午廣寧兵潰時建屯鎮靜堡伏而未動經略自右屯聲
援敵亦防變駐沙嶺遣遊騎前哨得功欲生縛巡撫以為功
訛言敵已薄城迎降者免死人爭舁香亭迎之總兵江朝棟
監軍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圍署不知也賴朝棟掖之
出城乃免邦佐自經其僕高永亦從死能廷弼聞變東馳過
化貞於前屯化貞派泮廷弼但晒而已遂聯轡入關所過悉

令焚毀云無以資敵於是關外民居蓄積為盡乙酉建始
入廣寧河西泳人及逃兵亡慮數十萬奔竄入關薊督王在
晉移鎮山海疑來奸兇閉關不納廷弼極言保任得入報至
朝廷震動
壬戌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乞賑渡海遠民命發帑金十萬往
賑

癸亥黃克纘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協理戎政

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視師進太子太保賜蟒玉尚方劍

甲子魏養蒙為南京兵部尚書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科直南貢士高如麟順天貢士張惟勤

查廷樞浙江貢士錢千秋賄中

乙丑諭兵部令廠衛緝京城奸謀禁居民放砲及各官歸挈

貢士私還者罪之

水西賊攻安順安莊永寧諸城土司羅應胞偽順天王沙國

珍偽忠順王何五偽成天王

二胡辰監軍高出胡嘉棟再逃逮之

辛未命大學士何宗彥朱國祚主會試初擬顧秉謙副考工

以首科特用二閣臣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請招遼東潰兵派民從之

吏部舉卓異布政洪翼聖等二十二人

壬申王在晉言撫臣王化貞派軍駐前屯同寧前道張應吾

相守聞芝蔴灣尚有米二十萬石覺華島米六萬石事尚可

為也宜收復寧前自贖於法可寬上從之

癸酉御史江秉謙劾尚書張鶴鳴劾中耿如杞

甲戌夜月犯天關星

丁丑遼王化貞免熊廷弼聽勘

庚辰諭加派以北直隸頻年煩累免之有司團練鄉兵連民

來歸內地發穀賑濟俾墾閒田錄其智勇

王紀為刑部尚書

水西土目安邦彥反犯貴州初蘭賊久圍成都誑檄諸夷云

克成都以金帛賞購諸蠻水西安氏與蘭世仇宣慰使安位

幼弱邦彥以支庶擅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援黔而蘭賊

交依為逆解仇暗結又招合諸夷勢復逞

己酉霽益叛首設科攻平夷衛陷之

丁亥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

壬辰刑部主事王之采言國仇未報者三一為李可灼誤用

藥引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一為張書紳深入敵
巢致銀三千兩帶書嫚罵則盧受為之鄭貴妃主之方從哲
聽之其一為張差突犯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以風顛具
奏胡士相等以膏柴成招矣總之用藥即通之術通之即
挺擊之謀也工以已經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癸巳兵部左侍郎王在晉覆奏右庶子張鵬撫諭西之策
曰虎墩兔愁牽制諸部即建亦屬之往年愁祖父嘗欲我
貢市王爵如俺答故事而不得抱恨終身豈肯坐視如踞遠
陽甘自斷其衣食之路乎且以廣寧至山海論之其市有高

臺堡興水堡鎮遠關大福堡太康堡其長六十惟利是求部
落既衆市有分地我之布帛諸物彼日用所需而彼之馬牛
非我市不售即一部思逞各部亦不相從我力不能守廣寧
敵未至先潰彼完而歸我則數十萬金亦何足惜令長為我
護邊即加爵許貢養我兵力亦轉敗為功之策何閉關絕約
他日遺肩背之剝膚哉上是之
甲午勅陽武侯薛濂奉命招集潰兵王在晉上言潰兵已過
通州玉田無可招莫若令招真保土兵各五千入許之
乙未王永光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陳薦為南京戶部尚書

車駕至甯來斯行言臣昔任永平推官餉臣委勘北岬海道自天津北至灤河至芝蔴灣前也等處土人言樂亭海外有諸島可居亭南臣調河間白之撫臣畢自嚴遣官閱之云自樂亭出海三十里有曹賢店青坨將軍坨白魚岡皆周圍不過二十里或十里而離西北岬青河口約二十餘里地名月坨周四十里與前曹賢店相聯南可望登萊東可探金復北可瞭山海西可衛天津誠要區也又青河口北十五里馬頭營永樂間曾移鞬重營兵千人在彼防禦至今有坐營官一員守兵百名時撫臣分天津水兵發管大藩金冠應援連海僅新招三千六百名陸兵一百二十名今且發三千應調矣臣之愚謂宜令管大藩金冠之兵盡歸月坨立寨屯田而遼民來歸者安插其間敵不能飛渡而西也留新兵三千名屯馬頭營山海有警朝呼夕至策無加於此者命議行之斯行尋陞天津監軍道又言戎覺華島其使有六一不由彼途絕其牽制一密招叛將恢復廣寧一燒毀浮橋斷其援路一徐施方略可襲連陽一伺探瑕隙疾趨蓋套一分兵旅順照應朝鮮故覺華者前茅也山海者中權也月坨者後勁也一應舟車之物皆造於馬頭營屯兵閑整以待可濟海島可援榆

閔又言天津自大沽出海至旅順有二道南道自登萊而往
一千六百二十里北道自順永而往一千三十里自旅順至
鴨綠江七百四十里今詢之熟海道者又曰月坨與旅順正
對自月坨不歷北所徑渡可五百里而由月坨趨覺華島亦
不必由山海軍前可二百里而至焉

三月丙朔大學士劉一燝罷

戊戌給事中周朝瑞等糾奸相沈澹典兵募五百人磐據輦
轂或伺大內隱事以告人既不往運又不往買歲糜金錢六
七萬近又遣門客顧思忠募兵一萬矣債轅短檣意欲何為

請以問之澹又陰使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
引賊入室耐馬王昂竟自招兵副至親王招兵長史亦招兵

矣

解經邦辭經略遼東之命刑籍

癸卯設科敗官兵於黑橋結婁邦彥奢寅遂欲犯曲請敗於

元江

甲辰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薊遼

李長庚為南京刑部尚書

己酉給事中惠世揚等復糾沈澹

四川巡撫右僉都御史朱燾元遣羅萬象復江安

辛亥策貢士三百一十人賜文震孟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寅御史陳保泰劾登撫陶朗先并募兵何棟如

給事中侯震揚疏論輔臣未及朱國祚典試特由中旨宣謝

事國祚遂請告

庚申設科攻陸涼州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四 朔寅朔給事中朱童蒙等糾張鳴鶴何棟如

川兵復新都初奢賊據新都繕城積粟為守計因陷安岳攻

保寧人心大震安綿副使劉芬謙湖廣監軍楊述程合兵攻

之兵至牛頭鎮賊騎數千步萬人來援秦良玉譚大孝等夾

擊敗之遂復新都賊退隴州復遵義府時湄潭叛民王倫

引賊焚掠湄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追至水西境降之

諸軍進駐遵義惟重慶尚為賊巢

戊辰雲南巡撫閔洪學上言黔者滇之門戶黔有梗則入滇

無塗為今日計惟有亟通粵西一路自廣西田州達滇之廣

南須於其地添設公館措置廩餼工從之

己巳德勝門玄帝廟枯槐自焚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上言釋群疑銷隱禍乞將鄭養性一家
發回原籍李如禎崔文昇速正典刑
登萊巡撫陶朗先免
辛未姚思仁為工部尚書袁可立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
余茂衡為右僉都御史協理戎政李邦華為右僉都御史巡
撫天津

己卯禮部尚書孫慎行上言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
李可灼進紅丸乃方從哲所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
書許世子弑君然則從哲宜何處馬速劄自裁義之上也闔

門席藁義之次也乃宴然支辨可灼僅稟回籍豈以已實薦
之恐與同罪乎臣以為縱無弑心却有其事實錄中即欲為
君父隱諱必直書方從哲進紅丸洎更帝崩恐無能為萬
世解矣竊大皇上令廷臣公議置之極刑上令廷臣會議

以聞
庚辰熊廷弼王化貞獄上論死

辛巳董應舉為太僕寺卿兼御史屯田天津至山海關安插
遼民
癸未左都御史鄒元標上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惟綱常而綱

常所以植立者惟信史先帝一月仁政媿美堯舜宜速登
信史乃纂修諸臣謂光宗大事令人閣筆近讀孫慎行跋
神骨為悚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方從哲無
其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
丙戌邳州桃源沐陽大雨雹

己丑京師大雨雹

琉球國世子尚豐遣毛鳳儀蔡璧入貢請封時登極大婚詔
夷使私請齎歸巡撫商周祚以遠夷不諳大體姑置之
辛卯設科攻靈益

五刑而給事中章允儒言頃見織造太監李實叅知府張宗衡
等皇上因而罰治之此端一開後將何極乎

癸卯刑部尚書王紀糾沈濯御史潘雲翼復劾之

戊午復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脩德官

山東巡撫趙彥報妖賊徐鴻儒倡亂鴻儒鉅野人以白蓮教
惑衆與深州王好賢景州于弘志通密約一月望日三方同
起而鴻儒以他事先發在卞冢屯刑牲誓衆寄冢梁山泊據
梁冢樓為巢攻鄆城知縣余子翼遁遂據之曹濮騷動
諸軍進逼崇慶初崇明父子據瀘汭依樊龍為援龍踞重慶

已九閱月其城三面臨江春水泛漲瀰漫不可渡其出入必
經之要道惟佛圖關至二節關一路賊自通遠門至二節關
連營十有七宿精兵數萬總兵杜文煥率衆將楊克順直攻
賊營秦民屏率石砭兵透出其後賊驚敗遂復佛圖二節關
殺賊三千餘人進逼重慶

壬戌四川巡撫朱燾元復建武長寧擒偽相何若海別將及
酉陽石砭之兵殺樊龍張彤遂復重慶

六朔寅予文學博士方孝孺祭葬

丁卯鍾羽正為左僉都御史

四川巡按御史張論言蒲賊奢崇明糾水西賊攻破長寧珙
縣犯叙州

庚午妖賊攻叙縣署印通判鄭一傑遁進攻滕縣知縣姚之
胤遁時括餉俱盡至是無餉可給魯王捐貲保城工賜
璽書褒之山東都指揮使廖棟破武安賊巢斬三千餘級賊
奔梁家樓都指揮使楊國威斬賊千級官軍復追之又斬二
千餘級遂復鄆城鉅野
乙亥貴州宣慰同知晏邦彥叛邦彥安堯臣別支也堯臣冒
隴姓并隴地受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死妻奢社輝子安

位幼邦彥挾之反與土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萬
典等俱叛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旱節叅將尹啟昂
自烏撒奔回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亦為賊党李賢
所破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帥兵四千救之賊將
羅應奎偽降誘至疊水舖伏發全軍皆沒於是曲靖武定尋
甸嵩明之間騷然若兵矣賊分遣王倫石勝破甕安襲偏沅
以斷我軍倫等楊應龍餘孽也洪邊土目宋萬化糾苗仲九
股據龍里邦彥自統蜀賊苗仲敷萬進圍貴州自二月初九
薄城百計攻城撫臣李標按臣史永安悉力禦之賊四面伏

路以斷出入盡掘墳墓殺掠甚慘總兵張彥芳將兵二萬赴
援隅龍里不得進

辛巳安邦彥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初水西未叛良相
語李標曰奢賊反安必繼之黔中無兵餉猝然有變計將安
出宜招兵萬人積二年穀用許成名將之以觀其變標以力
不能止良相以祖母病乞假去泣曰烏撒孤城且與安效良
相仇水西有難禍必首及良相願以死報國乞將長策保此
一方標亦泣去甫一月而難起烏撒首被賊破良相自縊死
王三善進兵平越兵止萬人副總兵徐時逢叅將范仲仁不

相能仲仁先進遇賊於甕城河戰不利時逢不救敗績馬一龍白自強職焉

戊寅吏部奏卹錄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志華鈺王之翰吳應鴻俱贈少卿為一等次則顧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鯉傅好禮維于仁王教涂本范雋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初春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尚象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顧文選于孔蕪楊天民陳嘉訓述中立張同德時偕行鹿久徵劉仕瞻鄒邦彥耿隨龍馬經綸宋燾黎道照林培戴士衡錢養廉穆深劉道亨

陳忝來王紹先審時鏃陳繼春費必興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王學曾朱維京喬胤王士騏吳文梓馮生虞劉弘賢劉為楫諸壽賢柴恪俱贈少卿

已卯給事中沈惟炳劾沈澹張鶴鳴澹引疾求去不許

已丑刑部尚書王紀初糾屬官徐大化曠職九月不入公署引蔡京為言蓋刺大學士沈澹也至是遂上言宋奸臣蔡京天資凶譎興同文館獄立奸黨碑遺禍宗社茲輔臣沈澹公論不齒以宵人擁戴而玷揆席內結與援外連僉士招權納賄非一日矣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之跡細按

其事其結交魏忠進與京之契合童貫同也乞哀董羽辰與
京懇款陳瓘同也要盟邵輔忠孫杰與京之因結吳處厚同
也顧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罷逐視安置呂大防蘇轍何
異持正言官江秉謙侯震暘之擯斥視貶謫常安民任伯雨
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美威福中旨頻傳而上不悟朝
柄陰握而下不知此又蔡京百世合符者也

選庶吉士倪元璐黃道周等三十六人

壬辰李可灼崔文昇戍南京

四川巡撫朱燮元復瀘州

七胡成故尚書黃克績罷進太子太保

辛丑冊慧妃范氏

甲辰刑部尚書王紀削籍以久稽終卜年案也初張鶴鳴行

邊奏杜茂終卜年謀叛事卜年任河間知縣茂匿其署中三

月合謀遣茂同其二僕往李永芳約叛事卜刑部尚書王紀

問當何如主事顧大章曰兩人同謀三月情既親信論其理

當見妻子豈二僕尚不能舉其名乎且往返數千里而不問

僕姓名今嚴訊不認大可異也紀述之杜茂原登撫陶朗先

于總給千金使募兵茂浪費不敢歸報乃匿荊州寺中被邏

者獲之証以奸細其入陶幕或下年為之也後下年論死
丁未山東巡撫趙彥奏留秋班戎軍勒賊可有招募之費從
之給事中李春燁劾其養賊貽患
戊申妖賊據夏鎮掠糧舡阻運總河陳道亨告急把總姚文
慶集鄉勇敗之運道復通
妖賊攻曲阜知縣孔開禮率民兵力禦賊去之都指揮使楊
國威遇賊敗績游擊張榜死之賊僭稱大乘興勝元年
景州妖賊屯阜城武邑焚掠四十餘里官兵誅之
陝山賊劉永明僭稱安民王聚黨二萬餘人官兵破之獲永

明臨刑猶稱霧人云

妖賊攻兗州總兵楊肇基擊賊殺千餘人賊回滕縣
庚戌設科攻亦佐知縣封存章賊未至先遁
辛亥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劾陶朗先之罪

禮部尚書孫慎行罷

沈淮免進少保予廕賜蟒駝驛歸兵部尚書張鶴鳴免
貴州總兵楊愈茂敗績於江門白杵營推官郭象儀死之導

義復陷

丙子孫瑋為刑部尚書

己卯大學士孫承宗自請督師經略遼東軍務進太子太保
賜蟒玉金幣

壬午顧秉謙為禮部尚書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閻鳴泰為
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丙戌封皇弟信王由檢

己丑設科祀越州衛

壬辰董漢儒為兵部尚書陳薦為南京吏部尚書

九月酉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
啟門戶之漸太公之世偶生門戶則彙孽必作職業之外分

用身心則責任不專乞勅諭二臣立寢此舉攻鄒元標馮從
吾也

己亥加贈張銓兵部尚書何廷魁高邦佐各大理寺少卿

李長庚黃汝良為南京戶禮部尚書

辛丑左都御史鄒元標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
於學術臣等所講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若分門別戶
則名教所不載也若以臣等講學宜放則切磋道學一語直
濟窮板若良方非盡性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矣臣又言
馬前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

見一倡衆和幾付清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詩云相彼烏矣
猶求友聲臣等求友未得平和之韵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
以為倡學之戒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言周家以農事開國上
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旋復舉行人人
稱快臣子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皇上
日問諸臣曰朕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將何以置對也

壬寅設科攻羅平不克後攻烏撒衛陷之

乙卯臨洮地震

己未初命是日容氏出宮

上諭內閣容氏朝夕侍朕今

自出宮午膳至晚未進暮思至晚痛心不止着時進內奉慰
外廷不得煩激

辛酉演象所災

壬戌臨洮地復震

山東巡撫趙彥攻滕縣賊黨縛徐鴻儒出降安插鄉民二萬
七千餘人獲騾馬千匹神槍八百杆大砲二百六号刀止筭
十朋子給事中侯震揚論容氏不宜自入乞收回成命切責之

乙丑李養正為南京刑部尚書

己巳御史馮鳴起言日見聖諭保姆外出憶念痛心夫以

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廕其胤子則酬不為不厚矣若內乏
調護則中闈有主兩宮順承左右朝夕不可謂無人客氏既
出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戀不忍割使絲綸拂經喜怒乖錯
豈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極言不便有六二工欲廷杖以輔
臣揭救奪歲俸

庚午王之采為刑部左侍郎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廕本衛正千戶

辛未設科攻靈益州尋退復攻陷之

甲戌給事中郭興治糾劾元標講學之非大學士葉向高疏

救元標致仕進太子少保

陳道亨為南京兵部尚書楊述中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巡撫偏沅蘇茂相為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

戊寅武庫員外郎顧大章以御史楊維垣論其鬻獄辭曰論
經論撫救經救撫之跡亡慮數十楊之則九天之上沉之則
九地之下衆論不同舉朝聞且見之臣議誅心則廷弼難末
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持平即臺臣所指八議之
說不特臣有之全招具在想臺臣或未竟覽也今諸臣並論

碎矣毋論臣非鬻獄之人且業已碎之又何鬻焉亡何維垣
又攻之
庚辰脩撰文震孟上勤政講學跡時內宴為偶人之戲宴畢
忠賢曰文狀元跡中以偶人比萬歲殆難宥傳旨杖八十問
臣力救票罰歲俸有者放歸
辛卯庶吉士鄭鄞言脩撰文震孟跡候命浹旬未蒙報可其
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是竊弄之
機也本朝此弊惟武廟與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廟時
蓋因權璫之煬竊在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叢臣歷稽史
冊凡召亂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
屢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
清聖慮其徑竇使人疑清明之朝豈宜有此願皇工早
圖之也上諭朝儀大典累朝成規文震孟如何比擬偶人
鄭鄞黨護同鄉俱降二級調外
有龍見於北花房之河即太監宋晉之膳房也其形長尺許
有爪無角其鱗如碧光耀目晉以盒進之命放黑龍潭
十一月癸丑朔貴州巡撫李標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
按史永安陞太僕寺少卿仍舊任

乙未貴州巡撫王三善大會將士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
至吾輩死法死敵等耳尚何俟耶命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
從清冰江進為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人從都勻進為左
部三善自將二萬與道臣何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
戊戌俘何若海至京磔之

贈徐可求右都御史世本衛正千戶

庚子俘徐鴻儒等至京磔於市

辛丑趙南星為左都御史房壯麗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總理河道

甲辰光廟選侍劉氏封貞靜賢妃

皇弟由模追封簡懷

壬午皇妹追封悼懿公主

己酉御史梁之棟糾太僕寺少卿何棟如募兵盜餉

辛亥光廟選侍李氏封莊妃

東李氏

乙卯史永安奏安酋自二月初旬攻省城今五閱月又攻威
清平壩安莊普安陷安順廣順龍里赤水殺思石道副使孫
先恕安順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州鄭鼎棟同知鄭以成守備
王茂德朝綱寧晉人州庚子貢士贈光祿寺卿廕錦衣千戶
鼎龍溪人癸卯貢士贈光祿寺卿廕錦衣千戶

戊午李可灼戍邊

辛酉妖賊平

楊述中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貴州軍務朱燾元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軍務仍兼四川巡撫左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十 仁壬戌朔貴州巡撫王三善至新添三日次新安四日命劉超為前部三善身為後勁超兵始却超斬二人以申令驍賊阿成善戰超直前斬之賊遂披靡進復龍里賊復大集力戰却之五日衆議賊兵重宜少休三善曰賊無備不能持久急

擊之勿失六日三善策馬先進衆從之安邦彥退屯龍洞官

兵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兵畢節鋪孫元謨以火器擊之楊

明楷率烏羅兵並進賊大敗其渠安邦俊殲焉賊棄輜重器

械山積時會城死守幾十月至是始慶更生三善營南門外

坡上大雩次日移營定溪諭奢社輝母子縛安邦彥降不報

數日左右兩部兵至又十日楚粵蜀之兵亦至三善怒其後

期且憂乏食欲因糧於敵諸軍亦視賊若易矣

己巳永寧伯王天瑞言 孝靖皇太后三十幽困鄭貴妃禁

制 皇祖經年不容一見及以母妃禮事之致 皇太后積

怒泪盡目枯請報其仇

庚午呂兆熊為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能明過南京操江右

僉都御史周起元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癸未柯能祥為南京吏部尚書朱光祚右副都御史協理戎

政孫居相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叙平妖功山東巡撫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給事中

陳熙昌上言東省蓮妖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存恤脩復

孟氏墓廟上從之命官致祭

丙戌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請脩建文實錄併廟祀命禮部

議臣命朱國祚原奏蘇州府知府朱國祚奏蘇州府知府朱國祚

壬寅詔以蘇州府知府朱國祚奏蘇州府知府朱國祚

請置蘇州府知府朱國祚奏蘇州府知府朱國祚

癸亥蘇州府知府朱國祚奏蘇州府知府朱國祚

正朔年報火星在房宿第^高二煌星

已亥主操賊進燦^高冲極殿伏學士履端齊周^高韓廣妙師

謙太子狀師^高種殿^高神書徐^高何景^高朱國祚^高沙保^高兼太

子太保武英殿^高繼^高踏^高太子太保^高文淵閣^高孫承^高宗少保^高兼

太子太保^高文淵閣^高孫承^高宗少保^高兼

李田安邦考糾薩賊與雲南安效良合眾數萬并力攻陸廣
黔兵敵績初黔撫王柱善分兵一進陸廣一進鴨池一進黃
河渡卒是渡陸廣河賊斷浮橋蒙兵先潰眾遂亂溺死數千
人總兵楊湖稽被執死之參將王成名戰沒殲數千人賊乘
五勝攻鴨池總兵張彥芳大敗退守貴州土目柯守土見官兵
敗據龍里衛都指揮使章有功退守新添苗仲復肆掠自
龍里至甕城屍橫四十餘里

壬寅浙江巡鹽御史傅宗龍奏解任參黔省軍事

己酉命朱國禎顧象謙朱廷禧魏廣微俱以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

壬子黔兵進龍里賊黨何中蔚據險扼師援兵不進

甲寅河南巡撫馮嘉會報高州大隗山于天啟二年十月九

日甲刻有火鳥高可七尺彩色來集群鳥繞之十二日申刻

飛去汝州張彥清身至其地則徽府太和王之莊兩電鳥雀

凍墜地嘆訛以為鳳

夜回犯鍵關星

丁巳命蘄陽性居於遠坊味隳

鎮兵敗黑輯寨破之盡降其眾遂移兵師

庚申御史陳必謙言諸符鄭養性父子依時宮掖憑藉寵靈
慶增刑威親地其符之時如劉廷元等奔走如驚戴福藩者
名曰正人翼聖先帝者斥為邪黨迄今奸謀大露臣子身家
計遠誰神討賊之儀 皇上宜自為宗社計剪除逆賊以告
於先帝之靈可也

二 辛酉朔羅年國解

癸亥吏部內計 嘉會 高州大野山 千六百二 辛十月
甲子使科都給事 魏應嘉等拾遺糾 兵部尚書黃嘉善 崔
景榮張鶴鳴 工部尚書 姚思仁 南京兵部右侍郎徐必達前

保及巡撫 韓浚 太僕少卿 李之藻 工命進 姚思仁 太子太
保 免之 詞 李之藻 南京黃嘉善 崔景榮 張鶴鳴 許致仕 韓浚

免 于 卿 南 道 御史 胡繼升 等拾遺 糾前 詹事 范醇 敬前 巡撫

新 于 仲 太 常 少 卿 王 紹 徽 巡 撫 徐 兆 魁 主 事 昌 陶 朗 先 南 京
太 僕 少 卿 郭 鵬 山 命 王 昌 許 在 籍 聽 用 徐 兆 魁 郭 一

鳴 致 仕 陶 朗 先 勅 奏 前 詹 事 范 醇 敬 前 巡 撫
也 臣 盛 弘 弘 為 禮 部 尚 書 張 庚 折 部 尚 書 張 輔 之 南 京 工

部 尚 書 共 知 知 悉 錄 采 三 澤 縣 及 餘 州 縣 何 傳 陽 壽 縣 知 縣

唐許慎兵敗賊於羅平三戰俱克擒賊渠阿勒閱洪學請以
要南長官司兵歸沙源教宣撫使許之尚書執議之而為工
部減江科給事中陳方有度言工部開納事例其不可行者數
博其厚性納銀雖有則權選法以納通判運判提舉體統安
在至於省額佐貳納銀請封流為僭謬是與隸之跡得襲衣
冠肥封之典竟同而販矣命立於此神祖先帝之誣不可不自遂上
丙子給事中王志道謂神祖先帝之誣不可不自遂上
言向臣覩會議無疏不覺慨然曰爭此於神廟之朝則為
國本爭此於神器再傳之後何為乎爭此於聖光廟顧命之際
則為預防爭此於大賢又定之日何為乎則曰為兩朝實錄
也嗟不念及此則起尚念及此不傷神祖之明有聖
先帝之義哉當萬曆中冊立遼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
人情也至先帝之於皇上則無間然矣無母愛子抱之
隙也無冊立遼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垂簾
二字又非臣之命非出臣掖之口不過臣子設為不必然
之慮激切及之也喜事者從而實之臣之所大痛也先帝
臨崩諄以李氏託此亦人情也封妃之諭與神祖立后
之諭則殊矣覃恩遍天下而從龍之人何不可一虛位號豈

可傳合疑端導之以列薄臣恐兩朝實錄必至如宋人燭影
之疑也
戊寅諭兵部發內庫佛郎機神砲二十位神銃二百五十位
盔甲千五百二十副槍一千齊西百弩三百箭如之方五杆
箭三千特命太監劉朝賚赴山海關督師行營勞銀十萬色
蟒百五十匹孫承宗賜金一百蟒衣一襲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從之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李三才為南京戶部尚書南君益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庚辰派雲南巡撫閔洪學以洱海道謝存仁參將袁善清浪游
擊許成名授照請加存仁左右布政監軍善副總兵成名參將

三朝味夜朝靴畢宿右股第一星
陳大道等保廷為尹郭嵩壽宗廷總督倉塲
已亥給事中阮大鍼劾史繼階子敷蓋
庚子曹于汴為左副都御史董
炳仔秋風靈天鼓鳴白虹貫日
丁未給事中解學龍糾張我續禽孫
已酉御史方大仁劾科臣郭鞏通魏進忠因論進忠甲第壯
麗墜地踰荆襄門
辛亥待詔朱啟明上鳳鳥呈祥賦

四

神黃四朝總英李維新出師政永寧
廟坤朔液京師地震
癸亥光祿寺卿何喬遠薦晉江李先緒永春蔡以季開芬
安其園廣文超海澄儒士
履元賜官衙風勳四方
乾和夜次理府海衛地震
丙寅大學士朱國祚致仕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許坤州師嘖導義時賦首楊維新沈朝兩鄭應顯導義副將
秦衍祚候銀柱督兵二千攻之誘戰於九接灘殲其渠林賽

復敗賊於羅綱渡遂克之六月賊燹於其寨林寨
蘭賊安慶帥妻子所部降初監軍趙邦清遣其黨俞文富招
之慶心動然知無石砥以安右嵩在符國禎營未發及官兵
擊嶺演敗之乃密約副總兵侯良柱助兵良柱遣羅安良進
詢于難首帥親兵七百人同襲部夜經三寨至賊巢銃砲震
天符國禎先逸慶率妻子及部兵數千不來歸賊副總兵
祭商州師復永寧初州撫朱燾元曰賊之眾不得志於賊者
我必防賊以合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為進取陰會兵長寧首
攻青石崖天蓬洞乘霧奪險而入與石砭兵會進攻永寧遇

賊於土地坎嶺演搏戰官兵奮擊敗之追至老君營盡焚賊
營演身被二鎗焚虎跡剝死復敗賊於橫山青崗坪遂克永
寧其擒獲初泰等降賊之萬溺死無計崇明父子列營江岍
降者阻隘遂遁不難賊之眾亦盡其寨亦盡其寨亦盡其寨
安所考知雷兵靖馭誘捕糾合宋萬化欲犯貴州使其黨
何中尉據龍里李二督四州小莊兵圍着山巖斷糧道宋萬
化督洪邊兵備仲為左翼吳楚漢結會姑蕩年不莊苗仲為
右翼自統餘兵約共犯會城注三善遣游擊初繼祖統盧
吉兆左世選兵亦龍里破蓮花堡焚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付

中尉敢逃深箚龍運路通遣參將廷建中劉志敏來迎救情
巖斬三百餘級焚賊寨四十餘莊李二神槍逃歸永西定
番路通謀賊糾一姑蕩洪邊兵欲犯會城三善夜遣王建中
和繼祖率兵一萬五千進剿一姑蕩賊寨二百餘處斬首五
百級焚其積聚賊糧絕謀遂獲宋萬化遣人詐降三善佯許
之而調劉志敏和繼祖潛師赴之遂擒萬化及偽軍師劉洪
祖萬化驍勇善戰新考依之至是奪氣秦民屏兵至平越復
還守龍埋諸叛酋相繼降山青
辛巳鄭三俊為左僉都御史

也爾欽理侍少卿范濟世上言先帝違和臣隨廷臣後面
奉先帝諭封選侍此諸臣所共親聞也既召臣等三次無
不封選侍為言蓋先帝西十年青宮孝元與孝和

相繼崩天朝以承顏惟選侍一人允稱聖意故將皇上
與五子託其看管而臨危薄以封貴妃託皇上并
諭諸臣也臣昨歲入都值皇三際公主之時因封其母為
慧妃當選侍其皇亦在之時先帝愛公主欲封選侍其
心與皇上無異特未能行再且公主漸已長成異日
皇上不得加封其母不得封其母與其後

因公主之封以封選侍孰若冷母因先帝之命以封選侍
可以慰在天之靈河以明承先之孝倘使不封續錄必書之
曰此江欲封李氏為貴妃已擇吉其儀上崩於太子停封
不予後世將謂皇土為何如至耶上責其誕妄要名
丙戌南京大內永福永壽二宮積腐木自火外
是朔次星在斗行首相
五廟寅朔禮部尚書盛以弘劾疾去
卒外南京御史陳必謙糾棄污太廟之吳應琦不御廷薦不
由部推得復故官姪思仁交章糾拾頡陟宮保孫杰傳奉京

堂史繼借濫竽欺

封裕妃張氏

辛丑登萊巡撫袁可立奏朝鮮廢主四月十日由毛文龍據

朝鮮議政張弘等云在月十三日奉太妃命以李保權國事

未尋探裁逆長此安窮當亟為伸討但封疆多事民力不給

即當遣使宣勅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討逆復辟若

果李保迫於妃命臣民樂以為君亦當令其退避待罪朝廷

徐願赦詔給祇奉國妃如國初之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

怒之威也初李松長子理天生子保次子理以計立封保為

陵陽君
林曉俞為禮部尚書
別英潑永寧進勦奢崇明連克紅崖天台二寨賊散千以迎
降遂安撫紅潦四計不寨時總兵盧世卿擒偽御史江澤遠
偽叅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擒偽監軍復奇雲偽給事沖孔
聞過及偽印十餘鎰伏如山
丙午御史胡士奇劾遠東巡撫閻鳴泰免官聽勘
已補滇賊攻平夷衛右布政謝存仁叅將袁善拒却之
戊午河南撫按請錄宋儒邵雍子孫視二程子例授翰林五

經傳士

羅乾象督兵克蘭州焚九鳳樓蕩夷其巢去邦彥走客仲壩
水蘭界也朱燮元撫定夷落賊入深箐不可卒得永蘭已定
拓地百餘里或欲郡縣之希封賞朱燮元曰公等皆欲自營
亦為封疆計深山密箐其民猶為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
遂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深險境
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時水西反覆黔師崇明意願倦且
病員驍雜自如乘勢復擾蘭慶元輒擊破之安氏恐蜀兵之
綴其後結深明出沒蘭界以拒蜀

雲南亦控縣營長安應龍合霽蓋賊首補鮓為亂圍羅平巡
撫閱洪學政羅存統之應龍遁普安復入烏撒已安效良乞
降責其縛補鮓應龍自贖效良遂縛應龍以獻臣等聞且
冰西蘭賊合兵窺遵永時蘭賊奢崇明戰屢敗與安邦彞合
兵一犯遵義一犯永寧官兵合長寧納谿兩路敗之於芝蔴
塘賊遁入清江

六胡戒張鳳翼為石諭都御史巡撫遼東

張銓殉節外撫順之陷按臣楊一桂也三路開鉄之陷按臣

陳王庭也廣寧之陷按臣方震孺也皆經論劾然遼事一柱
危矣王庭又危矣至震孺危極矣震孺自言曰封疆失守皆

臣不能糾之故今遼東何在我死甘心則震孺心未嘗死也

統三御史較自楊而下遭時最苦自方而上為罪漸輕

丁卯吏部遵遺詔續議聞幽姜士昌等共一百十人議贈官
優恤

已巳收內豎

甲申內相相索終衣墨江都尚書鍾羽正

貴州總兵魯欽進兵擒叛目何中蔚遂營紅崖紅崖素稱天
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
池河斬首三百七十餘級

貴州總兵魯欽進兵擒叛目何中蔚遂營紅崖紅崖素稱天
險官兵未有至者總兵張彥芳擊賊於羊耳亦敗之追至鴨
池河斬首三百七十餘級

卷之三